

介庵經說

介菴經說十卷

一周易

二尙書

三毛詩

四周禮

五儀禮

六禮記

七春秋傳

八論語

九孟子

十孝經爾雅

補遺二卷

一周易

二尙書

淇讀書四十年好爲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于諸

經之文無所抵忤傳箋注疏取舍多殊非敢求異期于事理之
合云爾末學庸受難免拘墟是耶非耶是在後之論訂海內多
賢達淇不能手錄萬本徧質通才梓以廣之以爲踵門之雉鷺
焉道光癸未冬竹卿甫識

介菴經說卷之一

通州雷學淇述

周易

日月爲易

說文引秘書云日月爲易祕書卽魏伯陽參同契之類虞翻易注亦云易字从日下月此經之本義也大傳曰太極生兩儀兩儀卽奇耦之象所以象天地之陰陽也但上天下地二氣行於中初無形象可見惟日爲太陽之精月爲太陰之精日有晨昃分至月有晦朔弦望往來相推其理與數至有不可窮詰者却日日在人目前聖人因其象著之象儀而畫之爲一奇一耦是謂之易繫辭曰四營而成易卽謂此也是後錯綜變化演卦屬

辭皆不外此故悉蒙其初名謂之三易

大傳易字凡數十見或統指全經或專指奇耦

或指伏羲所畫之卦或指文王周公所演之辭不得專執一解宋儒據作易者其當殷之末世等語謂易是周家所命之名太卜之三易乃以後起之名被于前代者非是其易之制字則仍合日月爲文以著其

本大傳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易者象也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皆日月爲易之說也

大明升于東月生于西作畫者始于左終于右斂陽之奇于起畫之處以就陽位卽日升于東之象引而伸之卽日行于天而没于西之象斂陰之耦于住畫之處以就陰位卽月出于庚之象分之爲一曲一直卽月弦之象一上旋而左一下旋而右卽

月望之象泯之重之卽晦朔之象朔者以陰而會陽也此時月輪正在日下卽易之象也日往月來一日之易由朔而晦一月之易分至啟閉一歲之易歲月日之積皆正于朔天地人之道皆著于易

易象各有體用

伏羲易象止傳六十四卦此外無所謂八卦四象兩儀大極也周公制禮標而出之謂三易之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對經緯言別對正言以始成之八卦爲經故孔子贊易又標而出之曰貞以相盪之八卦爲緯故曰悔曰別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八卦相盪八卦相錯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至是而伏羲畫卦重卦之說已曉然明白洞見本原無復疑惑宋之邵子因帝出乎震一章與上天地定位等說方位不合乃述陳圖南之義謂乾南坤北是伏羲先天之學體也離南坎北是文王後天之學用也朱子從之載于易學啟蒙至是而漢晉以前之說易者多黜而不用淇案體用之說自是易之本義伏羲畫卦之初仰觀天俯察地兩儀之判奇必畫于上以象天耦必畫于下以象地陽升陰降天尊地卑此自然之象也及陽積生陰陰積生陽積者爲太兩儀所生爲少

之上各生一奇一耦于是太陽太陰仍位于南北少陽少陰分著于東西是之謂四象卽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象抑卽坎離日月之象蓋天高地下日東月西此亦自然之象也天地定位日月相推其氣愈以充盛故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是爲八卦蓋坎離爲乾坤之大用兌震艮巽又皆佐坎離以宣化者也故位于坎離之左右此亦生序自然之象非人所能擬合者卦象皆三畫已備具天地人三才之理無可復增凡萬事萬物無不本此故周公以此爲經卦箕子以此爲貞卦孔子以此爲內卦謂之小成然則邵子本體之說信乎其有徵矣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章謂天

地定位之後雖先生坎離必兌震艮巽能佐佑之水火乃不相射而八卦得以相錯相盪大著其功用也此卽言八卦相成之義所以正其本以敦化卦之體也此後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卦之用也必體立而用乃行其語意歸重水火者用卦之象坎離主之河圖之數水火居正北正南帝出乎震一章亦坎離居正北正南蓋天地之陰陽不可見以日月著之乾坤之陰陽無可明以坎離著之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先儒謂河圖出伏羲時然則離南坎北卽伏羲氏取法河圖以著其用列聖傳之而孔子著之者矣安見其必始于文王且伏羲之作卦以前民用也大極以象元氣而其象則取之于天兩儀以象天地

而其象則取之日月卦象至八而備必重之爲六十四凡此皆以著其用也何獨于離南坎北之象而疑非伏羲之作乎至六十四卦生出之序謂亦如前之一奇一耦累次而生此于大傳中相盪相錯因而重之之說顯有不同吾從孔子之言而已

八卦

經緯體用之說亦不同以八卦言之則乾坤爲經爲體六子者緯也用也對別卦言之則內之八卦爲經爲體所謂貞也外之八卦相盪相錯而成六十四卦者爲緯爲用卽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之象矣

經傳分合

漢書藝文志載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注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此經與大傳之舊目也劉向校書謂三家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中古文同儒林傳謂費氏長于卦筮無

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亦經傳分著止以傳義十篇說經不復於上下經分章句也自鄭康成以

彖象附于各卦王輔嗣又以文言附于乾坤正義從之而古本

遂廢宋時言古易者數家

始于元豐五年呂汲公之蜀本十程二篇即晁氏所本合為八篇者也

傳仍用王本朱子本義從東萊呂氏于是經與傳復還其舊呂氏

之本與汲公同

明初纂諸經大全易用程氏本而以本義附之彖象文

言五篇乃復與經合

正義謂繫辭第五第六文言第七釋文謂文言在繫辭前此微不同

非朱子

之舊也

明虎谷王氏謂大全所載本義間有刪改

唐書藝文志易類有費直章句四卷宋晁氏說之謂費氏始以

彖象文言雜入經文古十二篇遂廢此說竝誤案漢書費直上

下經無章句止以大傳十篇說經未嘗雜入唐志所載之四卷
卽長翁解釋傳文以訓經者七錄誤以爲章句耳然其書梁已
殘缺至隋時遂亡故七錄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見釋文隋書經
籍志云費直注周易四卷亡今凡唐人易書如釋文正義集解
無有引費說者則唐志之誤可知觀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則
晁氏之誤亦可知後漢書謂陳元鄭眾馬融鄭康成竝習費氏
易今唯晉書天文志載有費氏周易十二次分星之說此卽魏
太史陳卓所述與鄭氏易注爻辰之義相符亦淵原之一證若
彖象入經實始于鄭氏不得以誣費

章句異同

章句之異同多寡有實係脫衍者有出于作偽者有承述師說
卽稱爲易者有取義各殊以意改訂者如施孟梁邱三家脫无
咎悔亡鄭氏序卦脫而泰王弼同人卦衍同人曰繫辭衍侯之
此文之脫衍者也荀九家之補說卦乃刺取彖爻之義而擬爲
者唐郭京之作舉正乃詭託王韓之本以欺世者晁以道從王
昭素易論謂序卦止是一章離者麗也下有麗必有所感故爻
之以咸咸者感也三句此皆作偽者也禮記經解引易曰君子
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漢初易傳文也正義以此爲易繫辭文程隨沙謂出
易緯通卦驗皆誤繫辭今無此文猶之考工記註引天子僭天
疏謂見公羊傳今亦無此文也考大史公自序及董子繁露賈
子新書並引易傳此語其時緯尚未
出是此文乃漢初易傳之說無疑
蓋寬饒封事引易傳曰五

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此韓嬰易傳也說文引易曰履虎尾虢

虢恐懼地可觀者其可觀于木此孟喜易傳也

說文序云易稱孟氏集解引孟

氏易傳亦有虢

他如鹽鐵論越絕書前漢紀人物志凡稱易曰

而其文不見今書者多係漢人傳說非十二篇之逸文矣至于諸家句讀之不同不可勝紀當考之于經叅之以象衷之以理不得固守一家之言黨同伐異卽如坤彖主利二字宋張氏紫巖易傳及明人喬中和鄭維嶽皆以主字屬上句利字屬下句自是正解緣文言已有明徵無容改讀又如蒙之初六一節利字當冠兩用字至用說爲一句猶坤卦彖辭利字冠得朋喪朋也說字當從徐邈音稅卽孟子書說大人說秦楚之說不得讀

脫桎梏以往吝當是一句蓋以卦義言之初六爲蒙之始柔弱在下發而卽以刑懲必不勝矣猶童子入學使無夏楚收威無以鎮其嬉玩然遽以加之必畏縮思遁故爻詞不曰利用刑而曰利用刑人刑人者刑設而不恃德威惟畏也但刑人止攝其心而使不敢肆未足去其蔽而使之悅從故又利用說用說者勸誘獎勵欣動而利導之所謂巽與之言教不倦者矣若不如是束縛而馳驟之未有能發者故吝以卦象言之坎下艮上坎勞卦也爲律律法也勞于執法刑人之象也坎之初爻變爲兌兌悅也爲口用說之象也卦體艮上艮止也爲手互象爲震震動也爲足艮震皆東方之卦也屬木手止足動而以法之木屬

者制之桎梏之象也然桎梏非初六自有之象且坎變爲兌兌爲毀折故不可桎梏以往也自正義釋文皆讀說爲脫後儒從之又以利用刑人爲痛懲斯發蒙同于擊蒙非初象矣程傳解此爻先云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亦卽此義設刑罰卽用刑人明教化卽用說也

井道不可以不革

井彖曰改邑不改井序卦曰井道不可以不革二聖之言非有異也蓋井不可革而井中之水不可不革古制四時改火之外令百姓杼井易水管子謂人君春飲青后之井夏飲赤后之井秋飲白后之井冬飲黑后之井淮南子云服八風水謂隨八風所至之方而更易之卽其遺制自鑽燧杼井之制不行故生人多疾

治厯明時

厯數出于易詳見繫辭其綱領在革之大象

革之義與易字同卦序在四十九與

大衍之用數亦合

蓋自黃帝調厯以後未有數百年不改作者此曰

月之運行斗建星躔積久差易故革其法之不當者使合于天象之自然農時乃無有不應堯之命羲和舜之在璣衡禹之頒夏時湯武之改正朔胥此道也故帝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治厯所以明時厯可革而時不可革也漢儒因東周厯法之誤謂湯武改正朔並改時月之名其說實謬周書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

同至夏商之季閏餘乖次攝提失方孟陬無紀

見大戴禮及劉向列傳

有

名爲孟春而實非正月名爲正月而實非孟春者故湯武之興撥亂而反之正凡二季之乖舛悉變革之上從乎天象自然之時序順符乎朞月之定名授之民以爲農作之準初何嘗以夏時之季冬仲冬改爲商周之孟春正月乎周幽王時失閏者再仲秋日食下移于十月之交詳下三卷其弊正如二季平王東遷不能改正且因之以頒朔諸侯故春秋所書校古法皆差兩月相沿既久習爲故常此孔子修春秋所以月上書王歎司厯之過而有夏時之訓也漢儒不解此義以春秋所書爲古之正法遂以後人之亂政上誣湯武如劉歆三統厯僞書泰誓篇尤誤之

甚者凡東周以前易書詩禮非後人
偽託者所書時月皆是夏時

厯法之革大端有四一曰斗綱易建卽夏書之三正周書之三
統史記天官書所謂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
也此七千五百餘年一革者也自有書籍以來惟堯舜之時值
之史記三句是人統初建之
法詳則第二卷三正說二曰斗建移宮卽建寅建丑建子

建亥之天象三統三正內皆有之此一千八百餘年一革者也
自唐虞夏后改用人統孟春初昏斗杓建寅後惟秦之始皇明
之天啟值之殷湯周武並不與移宮相值止以正朔之建子建
丑垂此三統之義耳三曰中星易位卽堯典四中鳥火虛昴月
令四仲弧亢牛壁此六十餘年差一度二萬二千六百餘年列

宿之象周天一革者也自唐堯以來至今差六十三度高辛以前無可考驗矣此三者皆因于天象之自然宜革以從之者所謂後天而奉天時順乎天而應乎人也三正易建之法史記傳之皆被後人誤解詳見二卷三正說歲差移宮之象見四曰于堯典月令及晉魏隋唐書志者甚著今大西法用之改正朔卽湯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秦以孟冬爲正漢仍以孟春爲正周書所謂示不相沿易民之視亦一代之事也然三正四建之義賴此以傳故周書又曰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蓋自古厯法亂則革之治則因之堯舜湯武之時當革而革者也東周之初及秦始皇帝明天啟時當革而不革者也自兩漢誤解三正不辨歲差而此義或幾乎熄矣說卦曰革去故也與孟子求其故之說似異實

同去者去當時祿數之亂法求者求三
正時序之自然帝王之因革義皆如是

東鄰西鄰

既濟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易序正義曰說者皆云西
鄰謂文王東鄰謂紂今檢古人易說未見此解鄭康成坊記注
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正義引其易注之文
與此亦異唯班固通幽賦云東从虐而殲仁兮應劭注云東鄰
謂紂顏師古注云从古鄰字文選十四李善引曹大是西漢時
實有此說今遺佚耳

大衍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其說甚衆案此章言易與祿數相準五十四十

九易數也卽厯數也皆數之生于天地而著以爲用者也卽周天分布之位日月循行之軌用以辨方分野紀躔命度者也故曰大衍衍有廣延布濩周徧流通之義故京房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與史記律書所云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之說相符易言日月之所躔史言斗旋之所建其實一也蓋天幹地支與列宿相間周布四方共成此數而數有不可盡任者故虛其一而不用以象生生之原且將有待焉以彌夫氣數之間缺見其無有終極也故五十之數以日行之度分之晷三百六旬有六日一周天然六日者成數

也其實不足漢法作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實亦不足
隋皇極厯以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分日之一萬一千四百六
十五爲歲餘開皇厯以十萬九千六十分日之二萬五千六百
三爲歲餘析數之密如此而仍不能使氣朔之分毫無進退蓋
此不可盡者卽天地至精之所宅實造化之樞機萬象之終始
氣與數皆于此兆其端而會其極者也聖人知其不可盡故易
之筮也取于大衍之數虛一不用其治厯也斷以氣盈朔虛一
月或用二十九日一年止用三百五十四日不惟氣盈之小餘
姑置不用並將五日之成數及朔虛之六日皆歸之于餘以俟
置閏京氏所謂將以虛來實此其義也然一閏再閏而積以成

章建子建丑而積以成統歲餘之奇數必仍有秒芒未盡者此
蓋與天地相終始而絕非人心之所能思議而辨析者也故歷
家謂之滅沒聖人之于數止統舉大綱使人易喻故於大衍之
數顯以示之至所以虛一之故亦因乎天象理數之自然聖人
無容心也

一爲太極

太者原始之名極者有象之稱經中極字皆指所懸之象卽卦

爻是也

天以北辰爲極地以皇都爲極人以皇之敷言懸于象
魏者爲極制字之義木當屋上正中而至高者爲極卦

者掛也亦縣象著
明使民觀象之謂

三易之卦名卦序取義雖殊同此六十四卦

之象

伏羲作易止傳六十四卦之象以乾爲首神農易其序而
首艮故曰連山夏人因之黃帝又易其序而首坤故曰歸

藏商人因之乃有陽豫游徒馬徒營惑等名周止依用伏羲之序而加以象爻之辭每卦六爻其象三百

八十有四錯綜而變化之凡上天下地人事物理無一不有其

象此卽義皇作極垂示後人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成

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以前民用以爲民極者也每爻之象皆

有極義此極之說也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兼三

才而兩之備具陰陽剛柔仁義之象故曰三極蓋衍之爲萬物

之極卦之爲三才之極由此而統溯其原皆出于大初之一畫

是曰大極卽一之謂也故大極又曰大一自有文字後皆以一爲大極繫辭曰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六韜引黃帝書曰一者階于道幾于神老子

曰道生一一生二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漢書律志曰太極元

氣函三爲一說文曰惟初大始道立于一易正義曰天地未分

之前元氣混而爲一此皆大極之說也呂覽大樂篇虞氏周易

注皆以大此大一所以象三才未分以前之元氣凡兩儀四象

八卦六十四卦中在在有其象非卦畫之外別有大極之象也

蓋分之則一本萬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用其極而協

于極者也合之則萬殊一本所謂易有太極矣

儒者論太極或訓為太初易正義為无易釋文為性通子為道為心

子為理易本義為中陸子此皆易中之蘊具于象內者非易之本旨

也馬季長以北辰為大極陳圖南劉長民來瞿塘諸家又于大一之外

別著其象此增衍潤色而成者亦非易之本象也濂溪周子作

大極圖說本之圖南朱子作易啟蒙本之周子皆以○為大極

此乃一之化象與河圖洛書相通故朱子取之非兩儀四象八

卦中果有此象也卦中大極之象止是一畫元氣渾然本無可

象因其既判寄象于天伏羲取之作爲此畫其象與兩儀之奇

畫實同易傳曰成象之謂乾卽是此義蓋所生者必肖其生元

氣既判之後象之最先最大者莫如天也于文一大爲天一先亦爲天一卽大極也

大極既判之後象之最大而最先著者天也故伏羲作易假象

示教卽以天之象象元氣而地與萬物亦無不寓于中故文字

凡一在上象天一在下象地從之衡之衰之且以三才之所出

互之斯象萬物是萬象森森皆具于太一矣

言之則元氣爲大極以萬物之資始言之則天爲大極故大極

之象卽天象也天之象仰而視之高高在上如一而已此蓋天之術所

出徐而察之行健不息如○而已此渾天之術所出故說卦曰乾爲天

爲圓但天雖渾圓可仰觀而不可俯察聖人不以不可見者示

人既著爲象必期衆著故易中大極之象止如天之在上洪蒙

下覆不作圓形

此猶天有二極經書言極星止是北極不言南極

渚下閎之渾儀陳圖

南之大極此皆一象所包孕非易之本象

卦爻直月直日之說不同

卦爻直月有以乾坤二卦分治者易緯乾鑿度云乾貞于十一

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間時而治六辰

鄭康成注云貞正也初爻以此爲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之

其義蓋十一月乾初九正月乾九二六月坤初六八月坤六二

以次順成所謂左右者北辰之左右不以行之順逆分也

乾自左而

右坤自右而左皆順乎天行終而復始其初二三四相生之序與六律六呂相生之次皆同

鄭康成周易周

禮禮記月令注韋昭國語注陸績大元注皆用之是之謂爻辰
其說蓋源于費氏直易注有以小成之八卦分治者乾鑿度及
通卦驗謂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鄭康成注云其中猶自有斗
分此重舉大數其義蓋謂八卦二十四爻爻主一氣每卦約得
四十五日又八十分日之五十二而夏日行緩冬日行急故斗
分猶自不同此卽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之象漢唐以後陰陽數
術家多用之有以十二純卦分治者一行大衍議謂始于孟氏
章句其義以復之一陽當十一月冬至由是陰消陽息爲臨爲
泰爲大壯爲夬至四月則純陽爲乾以姤之一陰當五月夏至
由是陽消陰息爲遯爲否爲觀爲剝至十月則純陰爲坤自漢

魏以來凡諸家易注多用之直月之外更有直日之說其法始

于古五子書而用之各異

漢書藝文志古五子書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言易陰陽王氏志考引劉

向別錄云所校讐中古五子書除重復定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

京氏以坎離震兌司二至

二分各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各得五日十四分

餘皆六日七分故六十四卦當基之日乾象景初元嘉大明等

厯皆用之易緯稽覽圖以坎離震兌爲方伯監司之官主二分

二至四卦共二十四爻每爻各主一氣其初爻則二分二至也

其餘六十卦皆五卦直一月有公卦辟卦侯卦大夫卦卿卦以

十二純卦爲辟餘爲公卿大夫侯每卦各得六日八十分日之

七故六十卦當基之日揚子太元及馬鄭虞陸諸家易注一行

大衍歷皆用之易緯通統軌又謂每月五卦皆初爻相次用事
及上爻而與中氣皆終故節在貞氣在悔北齊天保歷用之孟
康漢書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
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主二至二分孟氏之
義蓋以坎離四卦主分至之日又各得分至前後八十分日之
三十也總計之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卦直一周

朱氏漢上

易傳謂所餘五日有奇積以爲閏此非孟氏之義不閏之歲每
年止得三百五十四日安得有三百六十日與卦爻相準乎

此說後世無有用者又項安世謂焦氏卦法除坎離震兌直二
至二分其餘自乾至未濟一卦直一日周而復始

又謂京用商
易之序焦用

周易
之序

自易軌以下三說皆不用六日七分法前之二說一行卦

議斥君明爲不經謂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十有二中

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

一行卦氣圖配以七十二
候中氣皆直公卦之初爻

起第一候唯節氣適當候卦之第四爻故云中直卦初節直卦
中非是公辟大夫卿四卦皆主一候獨候卦之六日七分能兼
主十日有奇之兩候也蓋每卦皆兼兩候唯候卦適以貞之三
爻終前候之氣以悔之三爻啟節候之氣也又每候皆兩卦主
之唯中氣之初候節氣之末候止公卿二卦主之也蓋唐書所志一行卦氣及易緯稽覽

圖之說皆本于孟氏孟氏又本于古五子書及管子也管子幼
官圖輕重已與六日七分之法合四時五行二篇卽古五子書
之遺說也唐成元英撰周易流演于直月直日外又增直年之
卦其說亦始于稽覽圖邵堯夫皇極經世呂凝之淳熙易書皆
宗述焉今成呂之說不行經世卦用先天之序與周易卦次京

房卦氣亦不同牛無邪張文饒祝泌杜瑛諸人說亦各異且原
書謂唐虞祿年止一百二十商無外丙仲王馮辛顯與經傳相
戾故朱子謂不可便信案易本占筮之書緯說亦各有所本
直月之說皆本于孟氏費氏京氏焦氏及古五子書而其原實出于易經文之八月七日象閏當
其亦必非空言義理所能盡者故西漢以前之易說雖偏于迹
象近于數術實是周秦以來相傳之舊不可廢也

易書言用最詳

易者明用之書也故彖爻之言用者綦詳于體之說止畧及之
蓋寓體于用使人鼓之舞之以盡神也大傳曰易无體又曰藏
諸用其是之謂歟孔子贊易括以三才之道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則體與用並著矣

贅說

孔子時詩亡書缺禮壞樂崩魯之春秋屬辭未善惟周易一冊

渾然璞全故夫子於詩書止叙其次

孔子無刪詩書事古人已辨之

於禮樂止

訂其誤於春秋止修其辭獨於周易作大傳十篇翼之贊之不遺餘力發其精蘊垂之百千萬年蓋自有生以後凡天經地義民彝物理以及神奇蕃變不可窮詰不可思議之情狀無一不具于此古聖神之全體大用所以輔世祐民者亦無一不具于此他經雖亦及之不若是之美備也

易自伏羲畫卦無所不包雖藝技詭秘之詞亦得假此片端以成一家之學易自孔子繫辭無可復說雖理氣象數之辨至于互相攻詰無非拾潘之餘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耳

大傳十篇於伏羲文王周公之易有分贊之者有合贊之者有自出己意以贊之者說卦序卦所以贊伏羲之易彖傳所以贊文王之易爻之象傳所以贊周公之易此分而贊之者也文言一篇繫辭二篇此合而贊之者也六十四卦之大象此合卦象卦名卦義叅以古聖神之明體大用自出己意以贊之者也雜卦乃易之餘緒所謂雜物撰德者此因三易之卦序不同而于

易之道實無不合故亦雜舉而贊之也十傳皆所以教人而約而守之於人最切近者莫如大象三百八十四爻之象以六十四象約之凡古來神聖所以進德修業恭己臨民處常履變之道皆以此六十四語括之此豈非易學之綱領聖道之準的哉然六十四卦之象皆出于八卦是八卦之象已足該六十四卦矣八卦之象出于乾坤二卦是乾坤之象又足以該八卦矣乾健也坤順也坤以順承天是乾象又足以該坤象矣此乾象一語乃徹上徹下無聖無凡皆當奉之爲法守者也是故學易之道一言以蔽之曰自彊不息

或問中庸祖述堯舜四句當如何解曰此四句易之道也孔子

集羣聖之大成道卽在于律天時襲水土而地以順承天道不外乎後天而奉天時是法地仍止法天故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之一字實足以該聖道亦實足以該易道大傳時字凡數十見其最與聖道相準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二句子謂頤

淵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卽是此義又曰

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亦因其心不違仁而幾于此道也蓋立

人之道仁爲體義爲用蘊于心爲仁見于行爲義而求仁之方必又始于集

義義者宜也視聽言動各得其宜自無非禮者矣義精而後仁熟至復于禮而醇乎仁

斯從心所欲無非義矣精義入神所謂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也此所謂時也

易傳于各卦每以時義並言其此之謂乎

孔子之時不與用行相值歷游列邦所如不合故象傳于遯
蹇旅諸卦贊其時于晉觀臨泰則否此亦聖人之情見乎辭者
但聖人之睽遯非逃名避世終以泉石自甘所謂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或行而未成不合而去耳故曰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
拔歛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此卽論語所謂舍之則藏也此藏字
祇是卷而懷之之意豈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哉聖人之藏
異于長沮桀溺荷蓑荷蕢諸人者彼等猶有己在克之未盡仁
心未醇故决然長往聖人者仁之至者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故有居夷浮海之歎然知其不可爲而自不能已者蓋自復禮
爲仁天下已盡歸胞與不忍一日忽置斯人今期之望之實已

有年目視其顛連日甚水火日深安能一旦反舍之長往

居夷浮海

之戚正是聖人熱心用世處

此所以周游列邦不憚勞悴也義之盡處方是

仁之至處此卽易之道矣以天下爲已任所謂厚德載物也不
忍一日忘天下所謂自彊不息也易之爲道萬語千言不可殫
究以立人之道切實求之總不外乾坤大象二句分言之則仁
義竝著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也所謂士不可以
不弘毅仁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也合言之則義字
內已含有仁在自彊內已含有厚德載物意所謂和順于道德
而理于義也聖人教人尤諄諄于此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君子
義以爲質君子義以爲上君子喻于義君子比于義又曰不仕

無義此皆教人自強不息也
聖道之合于易以顏曾思孟四人
之言參之自見然則顏曾思孟四
人者皆進
乎易者矣

介菴經說卷之二

通州雷學淇述

尙書

帝繫說

二帝三王之繫史記據世本爲言論者多譏之而未究其故考

世本書史記謂之古文

五帝本紀贊所云帝繫姓卽世本中帝繫氏姓等篇索隱謂是大戴禮記誤

劉向謂古之史臣明于古事者所記趙岐謂之古紀皇甫謐謂

左邱明所書在漢初文已殘缺故顏氏家訓曰世本左邱明所

書爲後人所舛尙書正義曰世本經于梟秦爲儒者所亂太史

公據舛亂者爲言故世次多寡與經傳不合至宣帝時大戴氏

取帝繫等篇列入禮記而顓頊生稱稱生卷章二語竟弗之載

二語出世本見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疏 又謂穴熊九世至于熊渠是戴氏所見世

本其殘缺尤甚成帝時劉子政校書天祿訂世本爲十五篇少
爲補正于禹之先世謂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高密是爲禹劉
歆三統厯王逸楚辭注高誘呂覽注皆據之于契之後世增根
國一代鄭康成禮記注韋昭國語注皆據之于稷孫差弗後增
曰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倬亞圉雲都組紺諸釐太公雖不言
屬校史記加詳漢書古今人表帝王世紀杜預世族譜皆稱之
隋書經籍志謂世本二卷劉向撰卽因此矣班彪據此遂謂子
長刪世本作史記其說實誤安有刪滅古人世次謂可傳信于
後世者是亦未之深考耳且劉氏雖經補正考之經傳脫誤尙

多如舜出虞幕幕爲有虞氏始封之君載于左傳國語者甚著
秦人呂梁碑亦其後證也公劉當夏桀之世婁敬謂棄至公劉
十餘世以年代稽之自爲得實故譙周古史考據國語周之先
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二語謂稷乃官名周之先代世爲此官
不畱之父卽棄之裔孫爲稷官者非卽是棄此與婁氏之言可
以互證與史記周本紀所引國語說尤爲符同山海經之台榭
叔均亦其別證也而劉氏及宋仲子校補世本顧未之及然則
疏漏者豈爲司馬

隋書經籍志謂宋衷亦撰世本因其作注且補燕系也

總之讀古人書

當通其義不得泥其辭古書凡言孫多指遠孫不盡是子之子
周之頌太王曰后稷之孫魯之頌僖公曰周公之孫此可知孫

是苗裔之大名五帝德之稱孫卽此義也古書凡言生多指所
出不必盡是父子國語曰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賈註
韋註及帝王世紀皆以少典爲二帝之先生謂本所生出郭璞
山經註亦云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帝繫之言
生亦此義也古書凡言氏多謂其後世或統稱一代曰夏后氏
不得謂卽禹曰殷商氏不得謂卽湯以命氏之制言之亦必再
傳之後始得以王父之字謚官邑爲氏未有以身之字謚官邑
稱爲某氏者諸經及帝繫之稱氏胥此義也

左傳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故鄭康成及干寶周禮注皆以世字訓氏今歷代字書無此
解殊爲舛誤又賈逵左傳注以不才子爲苗裔詩經正義以高
辛氏帝爲帝嚳此皆未明氏字之義昧此義故世次之多寡經傳或不相符通其

義斯古帝之繫可綱舉而條貫矣

唐虞儀象之說出於附會

以堯典之厯爲書象爲器始于南宋晉唐及北宋以前無此說以帝典之璣爲儀衡爲管始于緯書周秦及西漢之初無此說

漢書補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

古說北斗

九星其二星在杓端詳見困學紀聞

周髀算經凡言北極皆謂之璇璣尙書大傳

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

是故璇機謂之北極史記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也

此璇璣二字乃徵引之體連類而及者非謂璣衡皆指北斗

西漢以前之舊說

如此蓋伏生以所聞于周秦者教授齊魯孔安國魯人也以今

文讀古文起家子長從安國問古文又世爲天官其說之淵源
猶可想見後劉向著說苑其辨物篇曰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
也班固漢志和聲篇曰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權衡篇曰佐助旋
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此與史記斗爲帝車之說實
皆古義哀平之世緯書日出竊取史說未達其旨乃曰玉衡屬
杓魁爲璇機此文曜
鉤之說又曰第一天樞第二天璇第三機第四權第
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此運斗樞之說
竝見史記索隱以璣衡盡屬斗名已
半違舊解而尙無儀象之說武帝時洛下閎營度渾天鮮于妄
人繼之耿中丞壽昌鑄之閎乃巴郡洛下人姓黃名閎字長公
武帝時拜侍中不就至成帝時猶存
見桓子新論及
益都耆舊傳用之當世有效于是緯書文曜鉤爲之說曰唐

堯卽位義和立渾儀

見隋唐天文志

考靈曜亦爲之說曰觀玉儀之游

以命中星璿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

璿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璿璣中而

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繁廡而五穀登萬事康故書曰急

常寒若舒常煥若

見趙君卿周髀經注及隋書天文志

緯書之附會如此儒者喜

其說之託于經揚子雲乃載入太元曰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

平是揚之信渾天與桓氏同而較君山之黜緯實不逮遠甚光

武之興適符圖讖故東漢一代緯尤盛行馬季長鄭康成注尙

書皆采用之由是西漢以前之舊說乃廢馬猶以北斗解七政

康成則並此廢之吳之王蕃不究其本反謂斗極之訓出于緯

識譏班馬爲惑而以鄭注爲精

子長之時尚無緯班書亦不信緯說者

隋書天文

志亦疑先儒未辨以馬註爲創解此言實誤夫渾儀之制誠千

古傑作精密勝于古人處然古聖之法正以疏濶無不包涵儀

象則歷代有差遞爲增飾矣且三代以上首重授時使果有此

何以煌煌六籍言之者僅此一端精詳如周官何以太史小史

馮相保章竟無一言之及後出孔傳說同馬鄭蔡氏集傳仍之

解堯典歷象竝用其說此不可不辨者也

堯典歷象二字史記易以數法漢書李尋

傳尋說王根引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見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氣俗以制法度

考禍福璇璣二字大傳作璇機京房易畧例周公禮毀記作旋

機玉衡七星一星至四星爲魁四星至七星爲杓四星乃杓魁

所共居中央故謂之衡緯書亦誤說歷象之訓蔡氏

太子朱子及蘇眉山北宋以前無以此說注經者

成周以前有厯書無儀器世本謂黃帝使容成著調厯此厯術有書之始漢志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等厯多秦漢人所依託其軼文可考者類皆周及秦漢天象非黃顓真迹也漢鑄渾儀其時又有益天之說蓋天始于商高告周公筮以爲天一語陳子解之以告榮方謂天象蓋筮地法覆槃此說之所由起劉智謂黃帝作蓋天實亦緯書之附會五帝德云黃帝歷離日月星辰史記作旁羅日月星辰歷離旁羅猶書之言歷象也竝非儀器之名考靈曜乃謂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康成注云盡十二項中正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此便以旁羅爲儀器

矣北堂書鈔引尸子云造厯者競和子也止云造厯不云作渾儀

中星晝刻冬至日躔說

事有當前不悟歷千百年而聚訟者莫如堯典中星晝刻冬至日躔之說虞書之文曉然明白燦然備具本無可疑推按自見昏星之不同于後乃其時天象然也豈可因吾之未喻舍去本文別生議論伏生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歛伏于中星止訓鳥爲張以著授時之節別無他說書緯考靈曜用漢代厯術解鳥火爲星心馬鄭從之謂春分之昏七星中夏至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已不

蓋得堯時天象王肅乃謂鳥火虛昴中于四季後出孔傳巧作
謂人謂昏時七宿盡見正義更謂鳥火虛昴中于巳位此可謂
習而不察者矣案古制每日百刻分十二時每一刻日附天左
旋三度四百分度之二百六十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百分度
之一分十二次以配十二宮每宮三十度四百分度之一百七
十五得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子子午卯酉對冲相去五十刻共
一百八十二度強子卯午酉四循相去二十五刻共九十二度
弱此法之一定者也

古法皆百刻漢哀帝時分爲百二十刻梁
天監改爲九十六刻大同中改爲一百八

刻立法雖殊
其實一也

堯時夏至晝得五十八刻半強日出寅末入戌初
故曰日永冬至晝得四十一刻半弱日出辰初入申末故曰日

短春分秋分晝夜皆五十刻日出卯正入酉正故日日中曰宵
中日與宵皆曰中可知此時絕無日入三商爲昏之說且于文
日出地爲旦旦之界晝爲晝日下氏爲昏亦並無五刻禪晝之
義正義附會禮注及術家之言謂二分之時晝皆五十五刻夜
止四十五刻此于經文中字顯相紕繆中晝昏旦字義審定然
後可以辨中星定日躔如二分初昏正南午中之星去日之在
正西西中九十二度弱以每一晝夜日東行一度推之春分後
行少緩
秋分後行少急每日東
行一度亦古法大率也是春分昏中之星卽夏至之日躔秋分
昏中之星卽冬至之日躔書曰日中星鳥以殷中春是堯時夏
至日卽在鳥日宵中星虛以殷中秋是堯時冬至日卽在虛此

經文中顯著之象傳之以告萬世者非有待于推測始可見也
兩漢以來晷遂劉歆班固賈逵李淳風王孝通諸人執月令以
解虞書謂古之冬至日躔皆在建星何承天衷充又謂堯時冬
至日在須女此固因歲差之法未明而實亦荒棄經文未能詳
審之故馬季長謂晷永六十刻晷短四十刻此是古法據成數
言以經文推之實亦未合何者堯時冬至日在子宮正中元枵
虛宿去大梁酉中之宿九十一度強至其次首尙七十六度若
晷止四十刻則日入申之八刻上距午中二十刻止七十三度
是此時當午中者尙是降婁之宿何以云星昴夏至日躔午宮
鶉火之中宿去卯宮大火次中亦九十一度強至其次末共一

百六度若晝有六十刻則日入戌之一刻盡上距午中三十刻
共一百一十度是此時當午中者已是析木之宿何以云星火
可知六十四止是成數古法疏濶統舉大凡也鄭康成知馬
說之難安乃減夏之五刻以益冬又未免太過如鄭說是四時
之日皆出昴入酉豈夏之日永僅多于冬至一時二刻王肅難
鄭從馬既失鄭旨又不析明馬氏之誤孔疏更通損夜之五刻
以裨晝謂日入二刻半始爲昏此與周髀出巽入坤照三不覆
九出艮入乾照九不覆三同一譌舛六十刻尙與經文不合今
曰六十五刻豈堯時日永星箕非日永星火歟凡此皆荒棄經
文未嘗悉心推驗之失

史記律書與堯時天象合

孟子謂讀其書必論其世此千古讀書第一要義唐虞之典以周秦漢魏之法釋之自然方穿圓軸不能相入淮南天文訓漢志三統麻所載赤道星度在後代爲最古乃商周之法甘公石公所傳者然以說堯典則不合況唐宋以後又屢變易者乎求之古籍惟史記律書所紀與周秦以後之法皆不同與其天官書所言亦異豈伏生聞之先師傳及孔氏子長從安國問古文實有得于授受者故竝載其說歟嘗推驗之其合于堯典者有五堯典謂冬至日在虛律書于虛宿云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此其合者一也堯典謂冬至日入時中星爲昴

以日短之刻數推之是堯時昴爲大梁之首宿矣律書云奎婁
胃爲一次居戌宮留濁爲一次居酉宮留卽昴之古字濁乃畢
之初名此其合者二也伏傳解星鳥爲張星是堯時張爲午宮
之中宿與虛爲正冲卽夏至日躔之宿矣律書之說較漢以後
法星張易位以注張星三宿爲一次居午宮此其合者三也淮南
子主術訓說苑辨物篇魏氏參同契皆以張爲南方七宿之中
星與虛宿相對春秋元命包亦云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周
秦以後皆精參分宿其異于後代者止建弧二星律書則畢謂
之濁柳謂之注有建無斗有罰無觜有狼無井有弧無鬼且箕
星獨爲一次其爲唐虞以前古象可知此其合者四也伯夷曰
虞夏之厯正建于孟春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所同董巴曰湯

作殷曆始弗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
元首今律書言二十八宿始于不周風在姬訾降婁二次之間
乃立春日躔之所在與夏小正之宿名又殊可知此篇實是唐
虞天象此其合者五也然則讀樂典者參之律書可矣

堯典冬至在虛真度

或問堯時冬至在虛劉炫謂在虛危之交劉焯謂在女虛之交
傅仁均謂在虛六僧一行謂在虛一元金燧明華湘謂在虛七
當從何說曰以堯典推之知冬至在虛而已知冬至虛宿之度
去西宮大梁之次首昴宿之初度七十六度而已至冬至在虛
之幾度則不可知律書所傳古象與堯典最合謂子宮元枵之

次止女虛二宿冬至子之半其宿當虛然則堯時虛宿之度多

于後代少亦應有十六度

漢以後皆十度宋元豐以後皆九度

依十六度言之則

一行之說近是然大衍諸議多據漢志星度不聞其推用古象

則一行之說亦未見確實此事闕疑焉可也

依漢志星度則諸說皆與經不合中

星之說亦不合

若必欲推之實用以證歲差當先定唐虞以來歷年真

數殷歷三統歷竹書紀年星極經世四說各異

折以正經之文準以當代之象參以

歷朝之說假劉訓班志所載赤道星度以寓其法斯傅金華氏

之言可爲依據蓋帝堯在位百年傅氏云六十餘年差一度是

堯之世冬至初在虛七後在虛六也予述紀年天象圖用其說

然此因古時天象不著于後故就人所共知之星度以明其差

數如此非堯之時虛宿果亦十度其時竟在虛八虛七也故今于書禮等說更推演唐虞三代真象圖以存梗槩

星火

日永星火火屬次名當昏中者究是何星以日永刻數推之此乃大火之三十度在秋分日躔後之十五度白露日躔前之一度準以堯時天象則尾宿也律書以角亢氏爲壽星之次以房心尾爲大火之次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皆與堯典合不言尾而言火者蓋堯觀古人之象而求其故知後此之世尾將屬于析木胃將入于大梁星或下移次終不變故于此不言尾言火易此一字而唐虞之真象日躔之真度盡刻之

真數與夫次舍之名義方位皆顯然指示無可猶疑此之謂經

堯時昏旦中星節氣圖

立春日在奎

昏罰中

旦建星中

立春立冬中星去日皆八十三度半

春分日在濁

昏張中

旦虛中

二分中星皆去日九十一度

立夏日在狼

昏角中

旦壁中

立夏立秋中星去日皆九十八度半

夏至日在張

昏尾中

旦留中

夏至中星去日一百又六度半

立秋日在角

昏箕中

旦狼中

秋分日在心

昏虛中

旦張中

立冬日在建

昏壁中

旦亢中

冬至日在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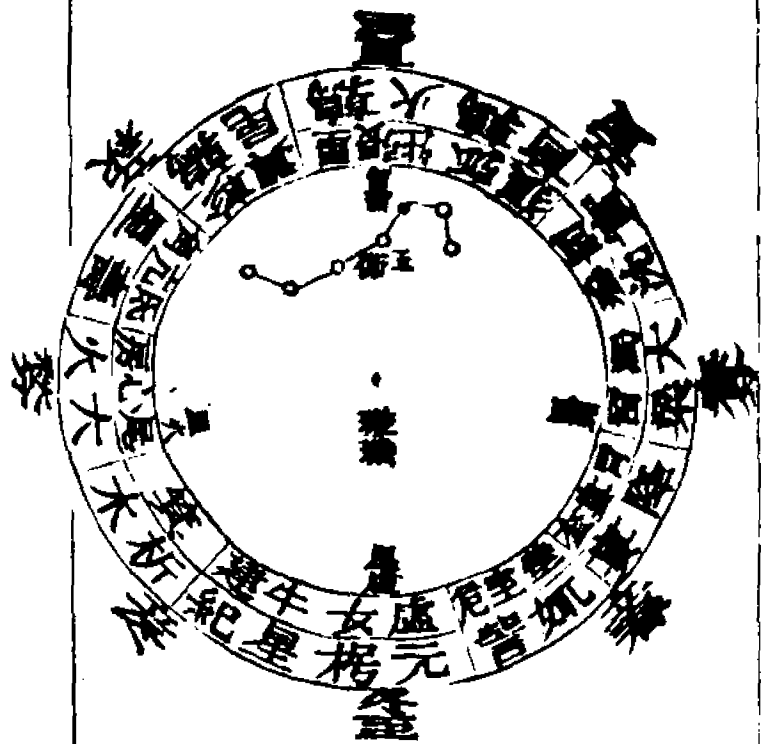
昏室中

旦尾中

冬至中星去日七十六度

唐虞天象真圖

四岳



方岳之長書謂之四岳左傳謂之太嶽國語謂之四伯蓋四方皆有伯國近于岳使主其祀其人卽以所主之岳稱之山海經

有南嶽西嶽是其證矣其長則處于內而兼掌中岳之祀焉故
曰太嶽堯舜時皆都河北嵩高不在冀州境中其時以霍太山
爲中岳此太嶽之稱所由來也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
岳大傳曰中祀大交霍山於冀州境內直呼爲岳他處言之則
曰太岳此可知卽中岳矣

鄭康成大傳注誤以霍山爲南岳毛公詩傳謂堯時南嶽衡可以正其誤

成周時仍以霍山爲冀州之鎮卽因其舊後夏都河南始以嵩
高爲中岳殷商之制書缺有間左傳曰夫許太嶽之允也蓋舜
時伯夷爲四岳堯之初義和兼之七十年後舜賓四門亦兼斯
職舜未徵庸以前爲四岳者未詳誰氏書謂堯巽位于四岳諸
子多謂堯讓天下于許由呂氏春秋曰舜師許由是許由差在

舜前揆以左氏之說豈由實伯夷之族在帝堯七十年以前實
爲四岳故周之分封仍以許土國其裔胃敷初爲四岳後隱潁
陽故莊子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

唐虞以前伯夷伯鯀皆有一人重黎之名尤素

古者男子稱名婦人稱姓姓與名不連屬呼之故人名多複其
工稷羿重黎融岳句芒后土之類皆以官稱故複者尤衆杜棄
修回幸以名著舜祖之爲句芒湯祖之爲元冥公劉祖之世爲
后稷名多湮沒矣今考帝舜以前伯夷伯鯀皆有一人重黎之
名尤爲紛亂嘗辨析之以備稽合

漢書律厯志王逸楚辭注引古帝系云顓頊五世而生鯀高誘

呂覽當染註云禹顓頊六世孫竹書紀年云黃帝至禹三十世

世本曰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

史索隱

高密是爲禹

玉此鯀卽左傳所謂顓頊氏之不才子國語所謂有崇伯鯀山

海經所謂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者也伯乃爵名此顓帝之

來孫也竹書紀年顓頊紀曰三千年帝產伯鯀是爲若陽此鯀

卽山經所謂鯀妻土敬土敬子曰炎融生驩頭者也伯是嫡長

此顓帝之長子也自墨子謂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

既乃刑之于羽之郊漢初世本帝繫篇又謂顓頊產鯀于是史

記世紀等書皆合二鯀爲一不知帝繫之言產非是父子墨云

元子謂是堯之大臣墨氏以大賢爲鉅子故以大臣爲元子不

然誤始于墨矣無論高陽高辛皆世及之君二鯀絕不相及卽如史記世紀等說顓頊立七十九年嚳立七十年摯立九年廋于堯堯之七十年殛鯀于羽山又三年鯀卒是鯀自始生至卒已二百餘年何鯀之多壽若是且禹之受命治水年未及冠豈鯀生百有九十始娶而生子乎此必不然矣以妻子之名較之亦異

伯夷以秩宗爲太嶽兼作史臣此卽炎帝之裔申齊之祖也山海經有伯夷父其後爲氏羌乞姓此卽呂覽所謂顓頊師伯夷父漢書人表所謂栢夷亮父者也

氏羌李巡爾雅注作耆羌卽耆國支庶伊耆氏之後此

與商末之伯夷皆出炎帝

重與黎皆官名後乃謂之羲和也國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此重卽少昊四叔中之重以句芒而兼天官者此黎乃蚩尤九黎之族以世職而爲地官者或謂此黎卽吳回大謬回乃顓帝之曾孫安有帝之初立卽命其曾孫之理蓋高陽以前惟凶黎蚩尤之族稱黎黃帝雖滅蚩尤仍遷其善者于鄒屠使爲緡雲之官掌當時之職襲蚩尤之名爲黎君也

見左傳管子尚書馬鄭註王嘉拾遺記

少昊之衰黎有亂德顓頊制之

亦選其善者使爲北正故曰命南正重司天命北正黎司地自是之後掌其職者皆襲其號高辛之初二官失職帝以老童之二子代之故山海經曰老童生重及黎

郭注引世本亦云產重及黎史記音義引世本

作生重黎及吳回重卽重氏黎卽吳回也其初二職皆掌于重後與回

乃分掌之及共工作亂帝命重氏誅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

重而以其弟吳回爲之後由是重氏之職又并歸于黎而黎之

德獨光融于天下焉逸書曰郤君嗇儉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郤

君以亡竹書紀年曰帝嚳十六年帝命重師師滅有郤此重卽

吳回之兄郤卽潛夫論所言姜姓之郤史記謂之共工者也重

之初惟其兼攝二官故兼號重黎世本曰老童生重黎及吳回

是也史記音義黎之後惟其并掌重職故亦並號重黎國語謂楚爲

重黎之後太史公自叙謂其先出于重黎是也東廣微譏太史公之自序不應

並舉重黎蓋不知彼有所本蓋對少昊氏四叔之重言之則老童之子通謂

之黎故左傳曰顓頊氏有子曰犁對吳回之稱黎言之則回之兄止謂之重故逸書曰重氏伐之無所對而以其兼并二職言之則回與其兄皆可謂之重黎也國語曰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此重黎卽謂吳回其後則羲和是也羲和本黃帝時占日之官堯取于古官之名以名之使總理授時之事又以其四子分掌四時此卽國語所謂別其分主者揆之于古亦猶少昊之世分至啟閉掌于四官而統于厯正矣是故倍堯以後天事掌于一家就其屬而分言之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有分司就其長而統言之則或謂之羲和或謂之重黎止是一官之稱也呂氏春秋謂舜使重黎舉后夔典樂是又卽羲和稱

重黎之證已夏后中康之世羲和尸位允侯征之以昆吾氏代其職蓋昆吾者亦祝融吳回之孫帝之命代猶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之義也故國語曰至于夏商重黎世叙天地紀年曰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史記天官書曰昔之言天術者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巫咸在商王太戊之世然則太戊以前幾百年猶是重黎之子孫叙其職也大荒西經曰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黎叩下地下地是生噎處于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

叩古叩字韋昭國語注引此二語叩作抑

此可證羲和皆吳回之後蓋噎卽和仲之名西極卽書之昧谷也馬融書注分羲和爲二氏後出孔傳用

法言近義近和之說謂重卽義黎卽和亦由于此

虞舜瞽子傳注多誤

鄭注僞孔傳皆訓虞爲氏世紀謂舜始封虞史記曰瞽叟盲僞傳亦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此皆誤說也案虞乃國名瞽乃官名舜之前世自幕始封虞傳至于叟皆有國土且爲天子瞽官惟是叟性魯鈍雖能供職無違惑于後妻之說欲傳位及象乃勞舜于外違制未娶舜能以孝諧之故叟亦底豫允若不至于姦惡也萬章所稱完廩浚井等事乃齊東之言孟子偶未與辨者不得以爲口實天子之甥身宅百揆百官牛羊倉廩備爲之父者已不勝其榮安

有復使之完廩浚井同于厮役者况以堯爲君臯陶爲士契爲
司徒契或殺人且將執之象也何人敢目一婢治朕樓殿後人
因此痛詆契象實亦未察國語曰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孫未
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下以虞幕夏禹商契周稷證言之夫禹
契稷皆始封之君夏商周皆始封之國有邵亦在周之竟內幕曰虞幕亦
猶是也可知封虞者自幕始矣左傳正義曰瞽叟以
前似有國土至瞽叟失國此因書曰有鰥在下序曰舜在側微
故云叟失國耳不知諸侯之嗣名未達于天子且不得于父母
弟託言使知民依出之于外三十未娶耕稼陶漁故曰在下曰
側微此猶高宗之舊勞于外祖甲之舊爲小人也豈得爲瞽叟

失國之證且國語曰警告有協風至又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
量之以制又曰鳳皇能聽協風韋注云瞽樂太師神瞽古樂正
呂覽曰堯立命質爲樂瞽叟乃梓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
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以諸說推之是幕實古之神瞽受封于
虞傳至于叟世守幕職故左傳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謂無
有違棄帝命而失職者也觀嬪于虞一語其國土現存可知觀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謂舜是瞽官之子其父惑于後妻之說出
舜于外不爲婚娶故斥之曰頑可知
廣雅廣韻玉篇皆訓頑爲愚爲鈍 觀梓瑟
作樂則叟爲瞽官無違命可知能佐至聖之之君作樂享帝且
底豫允若其烝烝又不格姦亦可知矣惟自幕以來世爲樂官

故舜尤精其理詩歌六語探音律之本括樂書之全此韶舞一樂所以冠絕千古

後庶子人人喜爲歌舞君娛于樂虞氏以亡陳之建國大姬好巫覡歌舞雖流而至于弊

其前之世

成邑成都卽虞國之民往依之耕仁人不可失之意

也如僞傳之說則誓子二字文義不屬且與頑字義複

舜與二女同出黃帝

尹文子謂舜娶祖姑韓詩外傳謂舜妻帝之二女非達禮此與史記漢書皆誤解帝繫等文謂堯果黃帝五世孫舜果黃帝九世孫也故孔仲遠羅長源金仁山皆辨之辨之誠是然謂舜出虞幕非出黃顓此則未確夫虞幕之爲舜祖固無疑矣國語祭法皆云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國語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

虞氏報焉其下皆以夏商周三代繼言之凡言三代之所祖皆無非三代之所自出所禘皆無非其祖之所自出豈有虞獨異乎杼能帥禹微能帥契高圉太王能帥稷其世次皆章章可考所謂帥者繩其祖武之謂豈幕之于顓頊又獨異乎反覆推證是舜實出于黃顓特由黃至顓顓至幕幕至舜其世次不可詳耳舜與二女世必相埒且賜姓各異矣禮曰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夏商以前無此制可知漢書西域傳曰西戎氏十二世乃相昏姻意者其古制歟

協時月正日

五字暗承在璿璣二句來當與卦三百六句有六日一段及洪

範五紀之文參看蓋正四時莫先于定閏月當閏而不閏則月
必先時不當閏而閏則月必後時要使十二月之中氣不移于
前後兩月斯月與時協而時與玉衡之所建無不協矣下又云
正日者月者日之積置閏之法起于日之滅沒積久不察晦朔
氣節漸失其真于是日或食于晦日而先天或食于二日而後
天月亦或朔見東方謂之朏晦見西方謂之朏朏字說文作朏
尚書大傳謂之
側匿漢書
謂之仄慝久而愈差月與時悉不協矣舜承堯歷數之訓既已
仰察璣衡得其真象故于出巡布政凡四方之異數者皆正而
協之蓋頒朔之制實昉于此後卽帝位十有二牧入朝必首咨
之曰食哉惟時胥此義也

禹爲司空之歲

禹爲司空古書皆謂舜攝政時舉之而不著其年皇甫氏帝王世紀韓昌黎諫迎佛骨表皆謂禹年百歲以堯立百年舜立五十年又加三年之喪禹立八年通計之蓋禹生于帝堯之六十五年符子曰荀仲豫

荀悅字

謂禹十二爲司空以禹年百歲計之

則在帝堯七十六年也案尙書殛鯀在堯之七十年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爾雅曰殛誅也謂譴責而流竄之以終其身故楚辭天問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而不施王逸注云施舍也言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蓋甫及三年鯀乃自沈于羽淵故楚辭又云鯀婞直以亡身其時爲堯

之七十二年也至七十五年禹畢三年之喪舜乃舉之故汲冢竹書曰帝堯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較荀氏之說上差一歲

舜年

偽孔傳謂堯年百有十七歲孔疏正之爲百有十六歲傳又謂舜年百有十二歲史記謂舜年九十九歲鄭康成書注謂舜年百歲朱子中庸注謂舜年百有十歲羅泌路史謂舜年百有十一歲今案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蓋其間又歷數月故竹書謂堯于乙卯陟舜于己未始卽帝位以帝典舜生三十一段文合此計之是舜年百有十三

歲也

禹貢本義

禹貢首三句乃一篇大綱此文章提攝法九州九段卽言敷土
此是敘題法導山三段卽隨山刊木導水九段卽奠高山大川
此是原題法首三句見禹之所以別九州授民田而因以成貢
者由于隨山刊本奠高山大川也此是倒裝法因題是貢字故
先言敷土九州攸同一段乃總結導山導水見九州之水巨細
皆治以起下文之任土作貢也此是文章關鍵停頓過脉法六
府五句是總括九州九段順敘治水之後所以能成賦作貢也
此是通篇點題處錫土姓三句是言壤賦既定建設屏藩而有

人有土實本于慎德也此是通篇結穴精湛處大學平天下章
謂理財原于慎德實本諸此五服五段卽申說錫土姓以見其
不距末一段卽通結上文見德博化光巍巍乎有成功也蓋禹
之治水先暨堙達觀九州相其山澤凡木之長大而有資物用
者悉刊之而取其材其根株蔓衍陰翳閉遏者悉焚之以決其
塞山澤焚則鳥獸之害人者消而人得往來功作不逢不若矣
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堙奏庶鮮食孟子述其事
曰禽蹄鳥迹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
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卽當此導山之節矣衆山旣
導海宇廓清治水之功由是而舉然非一州畢復治一州也水

以四瀆爲綱而瀆以大河爲首且三面環繞帝都故治自河始

弱水黑水皆下流壅遏而強自入河者也故于刊木時先導焉

而使之西流南海乃西海之誤四瀆既奠渭水洛水亦皆下流壅遏而

不能達河者也故于決川後終導焉而使之東注禹之自言曰

予決九川距四海孟子述其事曰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淮泗注江之說雖誤而治水先言九河最爲得實卽當此導

水之節矣四隩既宅九川滌源夫乃暨稷福厯九州盡力溝洫

相其物土之宜教民稼穡禹之自言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

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孟子述其事

曰夫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卽當此敷土之節矣孔氏正義謂

治水之功以九州之次爲先後此實不然九州之先後是暨稷
教稼之次乃濬川以後事故曰旣曰底皆就成功言其猶有施
功者止梁岐太原荷澤耳蓋禹旣受命先隨山刊木次決川距
海卒乃如九州之次濬吠澮距川暨稷教稼且書以貢名篇本
以治水成效言見百姓皆足貢賦且至也故九州九段叙處皆
有歡欣鼓舞氣象讀之覺字字飛舞梁岐荷澤並是一州之內
小有未善于則壤澮吠澮時復理及之九州中言治言修言導
者止此三處

崐崙

崐崙國名亦西戎之一傳謂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鄭注云衣

皮之民居此崑崙山之野者予謂卽爾雅大戴記之西王母矣
山經穆傳固難取審而亦非盡妄謂西王母居崑崙山卽此崑
崙也謂西王母戴勝虎齒有豹尾卽衣皮之謂也若今之優場
虎首作冠肩
披豹尾者蓋裔國服制常或如此
非必口生虎齒而尻拖豹尾也謂西王母之國多玉卽書之
球琳琅玕也爾雅亦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瑤琳琅玕焉
大戴禮謂舜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非卽叙之證歟

三正本義

三正卽三統一曰三合此皇古以來自然之天象其原卽易之
之太極兩儀大衍之數其象卽書之璿璣玉衡七政之運其法
卽史記天官書之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漢書

律厯志之曰合天統月合地統斗合人統是也凡此諸文解者多誤兩漢以後言三正者皆從伏生

見尚書大傳

故三正記三統厯

偽言迭出夏啟之語以商周之事當之此其誤更何須辨漢初有斗厯之說又云天有三正若循連環此與張蒼劉向所傳三律三甲馬班所言三建三合實皆唐虞以來相傳舊說自緯學日盛儒者以儀器解璣衡吳之王蕃且執爲定解先是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頗言三正之義自謂表以爲厯萬世可循而儒者反莫能道梁沈約作宋書復倡古義隋唐來人莫信之蓋眞僞之難明也如是 國朝徐氏圃臣受圖于嵩山道人作天元厯理於玉衡三正多所發明卓然自立惟天人之序建指之方

尚多牽合未協自然余考之三十年積久得通庚辰歸田後作
玉衡授時紀十二卷以訂其說今畧附于此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從其朔言之卽元氣天地也以
其象言之卽北辰日月也北辰有象不可窺察其象寄於北斗
故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星經曰璿璣謂北極星也玉
衡謂斗九星也漢書律厯志曰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
故曰玉衡史記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
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卽此之謂

斗卽圖書之原

太一行九宮之象也

蓋自伏羲畫卦寓其理氣象數于奇耦之中三正之

義于是已具至黃帝作調厯其法遂行孔子贊其運行之妙曰

神無方又贊其運行之所周日大衍虞翻易注以神爲日月斗
京房易傳謂大衍之數是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此與史記律
書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之說
相符然則三正之法其由來尙矣欲知其義必先定在天之象
次驗運行之迹次考用法之殊次辨衆說之誤如此則魏君所
謂萬世可循朱子所謂古人治曆必有一定之法者悉于是乎
可得矣

史記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
殷南斗魁枕參首此卽北斗在天之象鶡冠子所謂前張後極
左角右鉞者也蓋天有十幹戊己處中以配土卽河圖洛書中

宮之象其餘八者分處四方與八卦之用象相值又分之爲十
二次下配地之十二宮又分之爲二十八舍以志日月星辰之
行是曰列辰亦曰天位其值舍之星謂之二十八宿唐虞三代
分星各有不同其大要則不甚異也

律書所記唐虞之宿小正所記夏后之宿左傳國語

漢書淮南子所記商周之象也其異者六七宿

天官書鵬冠子所言竝是唐虞之象鉞

卽參罰張卽南斗

鉞星在參井之間陶唐時與參分舍謂之罰星故律書云參在罰北虞夏時分背參爲二

而并罰于參故後世謂參罰同次又誤謂罰卽伐也

註家以南斗爲北方之宿徐氏謂是

鶉火次之七星此則徐說爲是因虞夏以前鶉火三宿較後代

之稱名不同以柳星爲注以七星爲張以後代之所謂張者爲

星鵬冠子曰前張後極晏于春秋曰南望南斗北戴極星律書

以注張星三宿爲鶉火之次漢書五行志猶以注張並稱是其證已北斗七星第一星至四星爲魁四星至七星爲杓四星乃杓魁之本在七星之中故爲衡張晏注所謂斗中也後代從緯書以第五星爲衡此亦非是第五星偏近于杓絕無建指之形且左角右參惟第四星能殷南斗若是第五星何以云前張後極乎徐氏于此星從緯說亦未確考北斗在天必旋在地上正南離位构建于辰魁建于申衡值午而建子是爲斗之正象其象如張弓然屈原所謂陰陽二合魏相所謂炎帝乘離執衡司夏也蓋杓魁卽弓之兩肘分位于少陰少陽衡在正陽向于正陰如引弦挺臂少者不變故杓魁各安其位分建申辰老者必

變故衡星負張北建子宮以成交泰既濟之象此猶之先天之

位坤北乾南及其變化流形則坤南乾北也

陽動則進三而止故乾在西北陰動

則退三而止故坤在西南

參同契曰子南午北互爲綱紀含元虛危播精于

子又曰朱雀在張二兮正南離陽午三五并與危一兮都集歸

一所卽此之謂此時列宿各處本宮斗在正中不偏不倚縱橫

旋轉皆成十五之數而并歸于一此卽洛書之精義眾星之所

以拱北辰也

縱者老陰老陽其數九六橫者少陰少陽其數七八旋轉者子至辰辰至申申至子皆五宮合之悉

十五也徐子知南斗是七星而不知衡之建不在南斗于玉衡之

象未能考定故說有扞格耳

三光皆附天左旋晝夜一周又各有東西之差數古厓大率皆

用四分法以此法推之周天十二宮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每日東行十三度有奇日與金星水星每日東行一度火星二日半行一度木星十二日行一度土星二十八日行一度此其大率也

古法五星行率言者不同星備之文尤異

疾者二十九日有奇一周

天遲者二十八歲有奇一周天此皆攷著之天象人世所易知故謂之七政又曰七緯此卽緯之差數也斗及三垣列宿皆六十二年東行一度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移一宮移至三宮則東宮之宿星全入于北北宮之宿星全入于西移至四宮則未移時斗衡所建者今易爲斗柄斗柄所建者今易爲斗魁依次而推其象互易是爲七千五百四十八年古聖立法以名之謂之

一統又移四宮爲一統再移四宮爲三統三統共移十二宮是爲一周天斗與三垣列宿各復其本位共閱二萬二千六百四十六年古聖立法以名之謂之三正三正之法本出于天象之自然所以敬授民時以正四時之不正也其樞紐則在璿璣此恒星之差數也但恒星雖亦有差其數甚微人不覺察聖人立法不以人不及見者示人故凡此皆謂之恒星經星而專以日月五星爲緯所以經理當世宣示小民使知及時以勤農務也三正之法所以垂統奕葉使後之臨民者知改建易統以正農時可萬世無差忒也凡言當世之象以授時者謂之小正夏小正是也

夏小正止言人統內初建之象乃三正中十二建之一故名之曰小正

凡言三統三正之

通法者謂之大正大衍之數是也

夏小正傳曰南門者星也蓋大正所取法

大衍者

謂斗建十母十二子二十八宿每日一周每歲一周每三統二萬餘年亦一周也是謂一元一元之後恒星雖各復其位而猶有小餘未盡與七政之初象不能均齊故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言不能盡其用也此不能盡者直極之三元九元與天地共終始耳聖人立法不欲窮無窮極無極故止卽一元之內分爲三統又於每統之中分爲四建以天之璿璣率其運以地之南北正其方以玉衡爲之綱以列宿爲之紀此卽三正之法所由定也其法于每歲冬至夜半視斗綱所建以正歲時夜半魁建子中爲天統衡建子中爲人統杓建子中爲地統

此三統之初建也每統皆下移四宮始于子終于申始終共爲五次是爲三五與陰陽老少洛書縱橫之數皆合至建在申宮之正中于是下統之斗建受之又起于子之半矣如此周而復始無有窮極古語謂天有三正若循連環卽此之謂三正歸之天有者謂在天成象也三正之斗建皆以夜半爲準者昏旦有早晚不能均齊惟夜半則日在子中得天地之正位且三統之建每月必在本宮絕無差忒者惟夜半之象爲然三正之初建必始于冬至夜半者子爲天位陽氣所鍾且惟冬至之日三建集于一宮其餘十一月皆不能如此也其法以三建相距皆一百二十一度爲率以夜半之建加于子中以二十四氣昏旦距

子中之度乘之計其不足之度即知其距夜建之遠近矣蓋三

統惟夜半之建左旋右轉依次建指毫無參差

左旋者每日每歲之建右轉者

三正相循之建此實古法之大綱斗厯之成憲也

三正始天統次人統次地統自伏羲畫卦立周天厯度其義已

寓于卦氣之中至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治

倫作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作調厯而

其法乃立易與書言之詳矣姑無論

易圖之奇耦消息先天後天乾之元亨利貞革之治

歷明時書之欽若厯數玉衡七政三正五辰洪範之五紀周月之斗指皆是詳見玉衡授時紀十二卷

屈原所傳

之三合史記所傳之三建張蒼劉向所傳之三律劉歆班固所

傳之三甲此皆調厯之遺法容成諸人所推驗而宣著者也

管子

之幼官四時鵬冠子之天則環流淮南子之天文所謂星氣卽

五子書之卦氣亦其遺說而鵬冠子之言尤著

北斗七星及歲之二十四氣也蓋伏羲時有厯度而未有辰次

黃帝時有辰次而未定宿星周髀算經曰包羲立周天厯度帝

度角亢等名取象四靈乃陶唐氏人統之法故四宮之象各處

其方非軒轅之所命矣軒轅時爲天統調厯之作推知天統之

始冬至夜半斗魁正建子中以六甲五子周布于十二次十二

宮此時斗魁正當甲子斗杓正當甲申斗衡正當甲辰三正之

法由此而定故後世傳其術曰天以甲子人以甲辰地以甲申

此謂三統之法卽以天正初冬至夜半三甲所當之斗建爲萬

世三正之初冬至夜半斗綱建子之定象終古不差易也蓋三

統之序人代天地代人處天地之中戴天履地后以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民亦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次于天也
至于天復承地則交泰之義尤顯而易明劉歆乃改爲地以甲
辰人以甲申謬矣人與地雖各爲一統而其實仍統于天緣天
運始于戊申子成于艮乾在西北戊爲天門卽此義也人則生于寅盛于辰
忤于午每日之寅人皆動作所謂雞鳴而起也寅泰寅畏寅寅皆寅是動而得正之義地則始于午
伸于申終于戌夏至陰生坤在西南卽是此義三者於十二宮惟天得正位人
毗于陽地毗于陰皆託處于天莫能自外故三統之始皆起于
子中參同契所謂播精于子又謂三者俱來朝都集歸一所也
由此推三律之說則黃鍾爲天統太族爲人統林鍾爲地統其

義亦從可知矣周書曰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卽謂夜半之建也以人正言之則斗衡也又曰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此謂仲冬之朔氣也故下云日月起于牽牛之初周初冬至日在女宿二度合朔于牽牛之初是此年冬至在仲冬之十日其朔氣大雪又在合朔前五日矣故書于斗柄句上別加是月二字又序于合朔之前蓋周初仲冬朔氣之昏杓建子中因此時較唐虞人統之初已差半次也序謂周公正三統之義作此篇故文之顯著若是後世欲索其解尙不可得亦誰能偶舉此者嘗考易書而外言斗建者惟此篇及夏小正爲詳三統之法以後半正建而此及小正每言初昏斗柄者此乃唐虞以後人

統之法專以此法敬授民時使民皆服著其象可及時興作也

蓋帝堯元年丙子即帝位前十二年歲在甲子乃高辛氏之季

世也

竹書之長曆與經書曆法俱符合

其時冬至之夜斗魁已及申中斗衡已

建子中天統既終人統當始又二苗復九黎之凶德擾亂天常

孟陬無紀

謂以閏月為孟春無斗建可紀也

故帝堯即位本澤火之義欽若昊

天首命羲和易統改建分星辨次置閏月以正四時考昏中以

協五紀麻數之訓傳于舜禹舜在璣衡以齊七政禹作瑞曆以

叙九疇于是斗杓昏建之法始昭著于天下後世

考璿璣玉衡以定之故曰

瑞曆見荀子

後世因此謂斗杓正月昏必建寅二月昏必建卯依次

而下十二月皆然

自秦至明說皆如此

徐氏又謂三正皆始孟春天統于

夜半衡建寅地統于平旦魁建寅人統于初昏构建寅亦依此而下此皆習而不察耳夫惟夜半之建必在子時故依次順推終古不差累黍昏旦則一冬一夏晷刻懸殊杓于朔氣尙不能盡在本宮

如夏秋之昏构建皆在前

魁除冬至豈有建本宮之理試以前篇

所記之法推之可知其誤蓋古法以夜中察斗以昏旦察日月

列星

堯典之賓饌中星是也

帝堯因夜半北斗常隱地中且人已寢息其

象不能厭著惟立春之日初昏之時斗柄建于寅宮末度舜在璣衡以定之故以此宣示小民使之及時興作所以重農務也是之謂小正至于布教百工垂統萬世則仍以月之中氣及夜中之斗建爲主是所謂大正矣小正之法本非與大正有殊但

小正是法之一端其昏杓之建亦非可推之餘月伯夷曰虞夏之厯正建于孟春于時冰泮發蟄夏小正曰正月啟蟄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此卽陶唐虞夏敬授人時之說也大正之垂統本爲授時亦非有他義特下民僅知小正終身可無失農時君子僅知小正不知改建易統之法謂孟春斗柄終古建寅以此授時豈不終爲民厲乎堯舜知其然故厯數之訓必曰允執厥中此爲大正言之而小正之法卽寓其中矣

執中之中西漢以前謂是厯數之中

卽斗之中建月之中氣也

史記天官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

者魁此卽帝堯時人統初建冬至之象也一日之內三建竝在子宮魁建其初衡建其中杓建其末二十四氣惟冬至爲然又

惟三統之初十年內爲然也蓋堯舜之授時雖正建于孟春其垂統仍取中于冬至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於仲冬朔氣記斗柄建子始昏北指下又云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卽遵此道也故魏君參同契云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鵬冠子曰一來一往視衡低仰此皆明揭其義以告後世者徐氏誤解史記之文故不合自然之象耳漢書律厯志曰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此亦就三正之初象言之不可紐合蓋天正之初魁建子衡在戌而向辰戌爲天門乾之所居是日日出辰也地正之初杓建子衡在寅而向未未爲坤方于十幹爲庚每月月出庚也惟人正之初衡在午而建子不偏不倚獨得天

地之中且列宿廻環各居本位人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卽斗之所以分陰陽均五行矣以此推驗古義燦然無不條貫言天者必驗于人言人者亦必合于天觀其會通斯知虞夏之小正卽羲軒之古法也祖其義而不執其迹又豈有區別也哉

三正三統之說始誤于伏生之尙書大傳繼成于胡毋生董仲舒之說公羊春秋漢成帝後緯書日出采三子之言著于各篇又附會當時之制以儀器解璿璣玉衡東漢緯學盛行馬融何休鄭康成俱用以解經故其說流傳至今而不變鄭君知其說之難通乃益之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孔子義疏又敷衍之昔人嘗已辨其誤而未詳其誤之所由蓋自

秦人燔書漢之購得者多已殘缺夏書有三正之文而法不著
錄其義之見于易象卦辭及百家傳紀者又星分豆布不得其
會通惟逸書周月篇有以垂三統之文其篇言三代正朔之異
故伏董三子卽據此以解三正而不知其說之誤也按周書此
篇本爲正三統之義而作說已見前所謂中氣卽厯數之中斗之夜
建乃不易之道百王所同卽四時十二月之定序也下云商周
改正者此所改乃正歲非正月尤非三正湯武之時本不與易
統相值因夏商之末失其甲子孟陬殄滅閏旣乖次則三正之
義紊淆故假改正之名匡其失以垂其義所謂若天時大變亦
一代之事也若之云者謂天象本未嘗變正月斗柄人自爲之尙建寅

一代之者謂止是商周之法非百王所同也故下又云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詳繹書辭則三子之言可知其誤後人因其說見周書不叙秦之建亥與漢黜秦法頗合于是作三正記三統麻以附和之其說尤誤正朔之改止是借此匡救時弊于麻法非有變更丑爲地統于古經亦絕無左證坤之彖辭明云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言丑爲地統劉歆反復求之不得其說乃曰答應之道曰丑取未衝可謂辭窮理屈矣漢世已云三統麻差纒數百宋志亦譏云未得律麻本原此不可從也孟康注用昏建者杓三句謂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其言大有斟酌史記正義補云平旦魁亦建寅此與淮南子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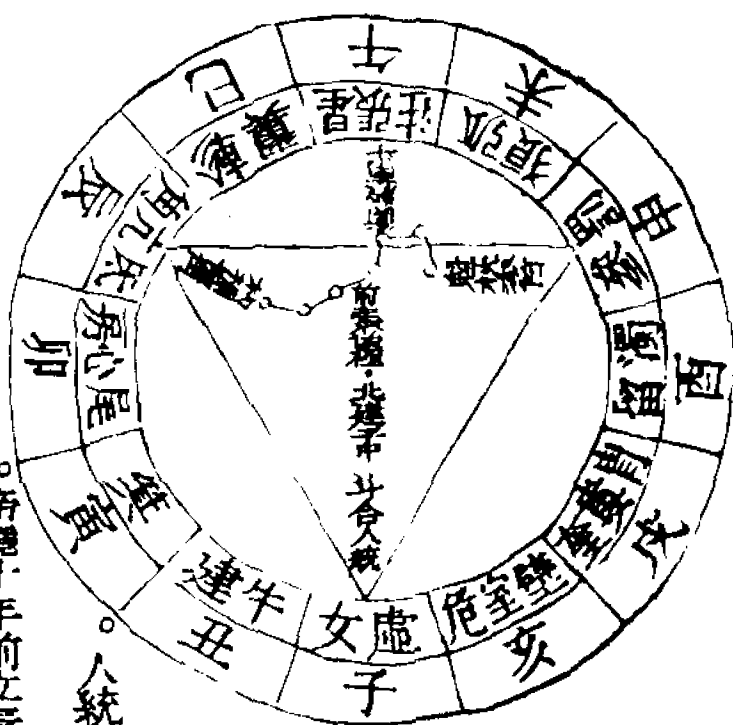
天 正 圖



二月招搖皆指本宮之說同一迷誤舊譜爲圖並附于後

此天統之初
冬至夜半斗
魁建子之象
所謂黃鐘爲
天統也此時
參宿在子中

人正圖



此人統之初
冬至夜半斗
衡建子之象
亦即堯典仲
春日中星鳥
之象也此時
日在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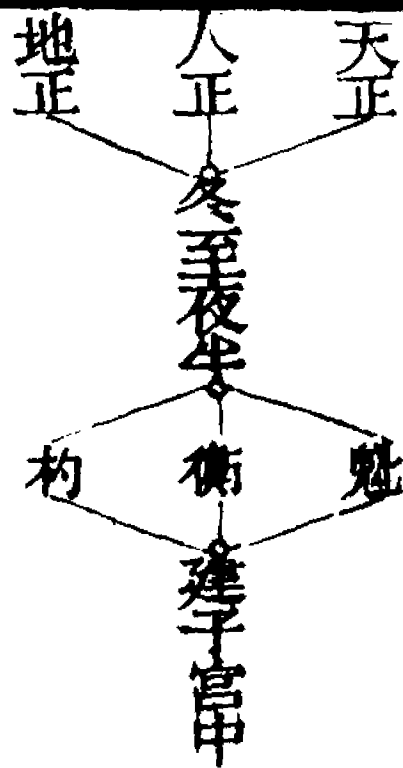
人統之初立春夜半斗衡建此

。帝堯十年前立春初昏斗建卯初十年
後斗杓建寅末昏杓建寅之法乃舜禹所
定所謂太族台人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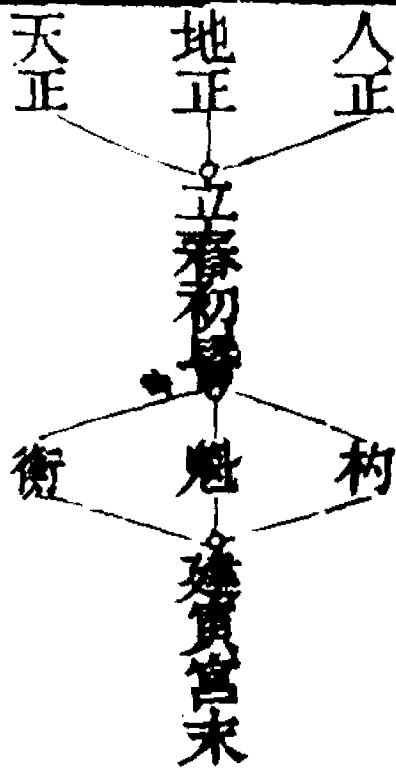
地正圖



此地統之初
冬至夜半斗
杓建子之象
也林鐘為地
統者坤在西
南兼未申二
宮律為夷則
呂為林鐘陰
以退而從類
也



此天正初冬至夜半
周建之圖也次建在
亥中三建在戌中四
建在酉中建至申中
則次統受之矣



此人正之法立春初
昏三正周建之圖也
次建在丑三建在子
四建在亥至建入戌
則次統受之矣

此上二圖卽天統人統之異法也其法可以互推並行不悖
大戴禮引周太史之言曰正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
而難成史記歷書亦引之所謂天人卽此二者也天統之法
每統之建前後歷五宮三五之義也天數五地數五人有五
常五事五藏五體五握五足履五首有五官無一而非五也
人統之法首尾歷四宮三十二周天之數也天有四時地
有四方人有四肢四氣四餘四維皆二才之衍數也以三乘
四爲七自子至午天之七同也自午至子地之七同也自寅
至申人之七同也自辰至戌物之七同也陰陽始終之數不
外乎此而要皆歸命于子中此玉衡之運所以統于璿璣而

三正之元所以託始于子半也

冬至昏旦距夜半皆二十九刻強約一百六度強立春昏旦距夜半皆二十七刻強約九十九度弱

春分昏旦距夜半皆二十五刻約九十一度強立夏昏旦距夜半皆二十三刻弱約八十三度半

夏至昏旦距夜半皆二十刻半強約七十六度強立秋與立夏同

秋分與春分同立冬與立春同

此分至啟閉昏旦距夜半之刻度也以三正之始言之夜半

建于中上距申辰之中皆二十三刻六十分刻之二十各得

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即天徑之數也以此八節昏旦

距夜半之數除之其不足之數即是昏旦所建距夜半所建

之度數如冬至昏旦之度距子中一百六度強除之尚各少十五度方及子中是旦在辰初魁止能建子初昏在

申末杓止能建子未也其餘二十三氣悉以此法推之其距中之數自皆可見

又一法每日申時杓必建于本宮辰時魁必建于本宮猶夜之

子時衡必建于本宮本度也每月三十日有奇各有本度以每日昏旦之度

推其距辰距申之本度即距中之數也如立秋夜半衡建申初至初昏杓不建申者因

昏在酉正三刻已踰而過之故建入酉也又如穀雨夜半衡建辰中至平旦魁不建辰者因旦在卯初三刻尚未能及之故建在卯也鵬冠子云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此八句謂歲之四立昏杓分建四方人可共見非是淮南子招搖指本宮之說也

此法專以人統言之推之天統地統杓魁衡三字須移易蓋北斗之建每日必

一時移一宮每歲必一月移一次此終古無差忒者其移皆

左旋六十二年後東差一度積至一千八百八十餘年遂差

一宮其差皆右轉今冬至夜半衡建已在戌宮十八度較初

建在子宮正中時已移二宮差六十四度法當以今之建度
起算徐氏未明斗衡之象負張向虛又不知夜半之建乃三
統之正象止因虞夏有孟春构建之制周書有仲冬柄建之
文遂誤云地統用平旦魁建人統用初昏构建忘却昏旦有
早晚不能均齊又未審虞夏之制止以正建于孟春勸民耕
作推于冬之朔氣尙亦可通其餘中氣之构建平旦之魁建
除冬至一日絕無在本宮之理此豈可用以作準乎參同契
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西魏氏傳黃老之
學此所言乃黃帝時天統夜半之象不得混爲人統之旦建
也

昏杓之法止可證冬春之朔氣故大衍麻議云夏麻章節
紀首皆在立春課中星換斗建與閏餘盈縮皆以十二節

爲損益之中卽是此義然云十二節語
猶牽合夏曆本僞書非禹之瑞曆也

辰不集于房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此語說者謂在夏之四月竹書
紀年云夏后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
征羲和後出古文尙書用其說大衍授時二曆以法推之皆謂
合于食限蓋周禮凡日食皆救之詳見周禮夏商之制或分至之月
日食不救其餘日過分而未至或日既至而未分亦救之惟正
陽兩月尤以爲忌四月爲正十月爲陽此純陽純陰之月故左傳家以此食爲四
月竹書及一行郭氏以此食爲仲康五年九月也左傳言日食
不稱周禮又每誤從季氏正月慝未作之說不知何故

夏都考

西漢以前無夏都安邑之說左傳以晉陽爲夏墟謂相居帝邱

逸周書國語國策史記

周本紀封禪書吳起傳貨殖傳

皆謂夏居河南世本及

國語韋注謂禹都陽城漢書地理志謂禹都陽翟呂氏春秋謂

整甲居西河此兩漢以前夏都之說也晉咸寧時竹書出汲冢

其紀年篇謂禹啟皆居冀太康仲康居斟尋相居帝邱徙斟灌

少康居夏邑遷原杼遷老邱廛宅西河桀居斟尋遷河南亡于

夏邑其言與古之舊說互相證明所謂冀者卽晉陽也所謂夏

邑卽陽翟也

后啟紀云帝卽位于夏邑大享諸侯于鉤臺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享諸侯于璿臺杜氏左傳注漢

書郡國志皆云鉤臺在陽翟初學記藝文類聚引歸藏文皆云璿臺在晉陽

餘言夏邑斟詳而獨無

安邑其時皇甫謐作帝王世紀

晉書謂謐卒于太康三年在竹書出冢之後三歲

始云

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徙都安邑

見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三卷

以書序之戰

鳴條左傳之昆吾稔國策之天門在左史記之羊腸在北證之

謂安邑縣西有鳴條陌昆吾亭天門卽地理志高都之天井關

羊腸卽晉陽西北之羊腸坂

見商書正義漢書郡志注及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

東晉時

尙書僞孔傳用其說唐作正義卽以世紀釋之而其實誤也周

書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乎史記周

本紀亦載之戰國魏策曰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

盧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盧畢或作廬畢帝王世紀引作成畢見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卷

史

記吳起傳亦引之而易其語謂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

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又封禪書謂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貨殖傳謂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此與竹書河南斟尋夏邑之說皆相應天門卽成臯山北之玉門及山臯西之旋門也國策謂武王之難曹大家東征賦云看成臯之旋門東京賦亦云東門于旋今河南汜水縣西二里有玉門遺址縣西十里有旋門遺址鄭唐成以此山爲地喉謂卽禹貢之大伾沆出其際蓋山北卽河濟並行之道山北曰陰其陰卽河濟故史記易之爲左河濟也天谿卽澗瀍澍穀諸水水北爲陽卽三嶠降谷西連華岳者戰國策所謂澠隘之塞也故史記易之爲右太華盧罕卽成罕蓋汜水以西近河之山縣亘四百餘里西盡偃師隨地異名左傳通謂之北山昭二十二年周書謂之邠山國策謂之盧罕也近水之高

地謂之畢其山多阪道故成周于此設阪尹後世各以名別之乃有

成阜坂旋門坂黃馬坂白司馬坂郢里坂回谿坂等名羊腸乃

坂形曲折之通稱非壺關晉陽之專號

通典謂陽曲有羊腸坂後漢鄧訓傳注謂嵐州

界有羊腸坂元和郡縣謂交城有羊腸山寰宇記及各省通志言羊腸者尤衆故史記易之曰羊腸在

北子長凡易古書名號非解釋其義即仍以其相近者稱之此

史記之通例也徧檢太史公書絕無夏都安邑之說則士安之

誤可知左傳竹書皆謂昆吾遷許其地與夏邑比鄰許慎淮南

子注謂鳴條在陳留平邱

見太平御覽八十二卷

元和郡縣志謂鳴條在

陳留莘墟

平邱左傳杜注云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寰宇記云在封邱縣東四十里莘墟元和志云在陳留東北三十

五里蓋成湯來伐桀與昆吾拒戰于此故同以乙卯日亡及桀奔

三廐湯入夏邑除其虐政始從桀于陶邱放之于南巢然則王
者正大之師煌煌武義豈有出其不意迂道歷險而戰于安邑
之西陌者乎且國語謂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震而
周亡凡言川竭之變必皆其近國都者此尤可知夏桀時都河
南不都安邑矣世紀又云按經傳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
域不在河南見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卷蓋所據即左傳引夏書惟彼陶唐
六語賈逵服虔解爲夏桀之時者也見哀六年傳疏又通鑑地理通釋四卷引服虔曰陶
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必亦此處注文然書既夏史所編次無由得紀桀
亡前代之亡皆後史紀之惟中葉之亂國史可以書皇甫氏知其義之難通故依用書
序太康失邦之說謂逸書數語見夏書五子之歌禹至太康皆

都于冀

見御覽一百五十五卷

此于事理當矣然以證禹之不都河南則

信而有徵以證桀之都安邑則大誤賈服雖誤解傳文亦未嘗謂桀都安邑也

商都殷亳考

商以前無二亳亦無二殷所謂殷者安陽殷墟所謂亳者商邱亳邑也自漢以後聚訟不已故詳疏如左

殷之名始見商書商頌左傳以衛國爲殷墟書序謂盤庚治亳

殷史記謂盤庚之殷卽成湯之亳在睢陽

見貨殖傳

武乙始遷河北

故洹水南淇河間通曰殷墟

見項羽紀衛世家

漢書食貨志亦以河內

爲殷墟謂湯止于睢陽之亳地理志又謂河南偃師尸鄉湯所

都自後傳注凡言盤庚遷殷者多從地理志獨晉時竹書出家
謂盤庚自河外之奄遷于河內之殷殷在鄴南四十里自盤庚
遷殷至紂之滅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
及沙邱皆爲離宮別館晉束皙從之引漢書洹水殷墟之說以
爲證此二說者古人論殷之大畧也案戰國策曰紂聚衆百萬
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又曰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
前帶河後被山此與左傳衛國史記淇洹漢志河內竹書鄴南
之說悉合書序于盤庚遷殷之後亦不復言遷徙蓋竹書之說
是也朝歌去鄴南之殷止一百五十里紂時以朝歌爲下都時
游居之其國都實在鄴南故都城記曰安陽城一名殷中圖經

曰安陽紂都也蓋河內之地統號殷墟不必過爲區別廟社在
鄴南而紂之亡也在朝歌此大誓所謂棄厥先神祇弗祀矣書
序之亳殷乃宅殷之訛史記以睢陽爲殷漢志以偃師爲亳此
則因誤而愈誤者也

詳見下

考殷本契之始封世本謂之蕃

見水經謂

水呂覽謂之鄆

見具備

此字音之相近而轉者

詳見三卷

蓋堯舜皆都

河北契仕帝朝故食采于漳南之殷及功成錫土始封于上洛
之商後世本其祖之始居以爲有天下之號故謂之殷商商頌
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又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
達受大國是達卽言此事小卽謂殷大卽謂商矣傳之後世振
至報丙盤庚至桀十餘世皆居殷故殷之名尤著其地則實在

漳南非有二殷也至史贊之北殷乃亳國之氏此周封殷之支庶國于北土者懷邑之殷城此秦人所築因地在河內故亦被以殷名此二者與商前之殷無涉

商周以前亳之見于經史者商書有亳邑周書有三亳左傳有景亳北土有亳國宋鄭有亳邑書序有亳殷亳姑史記秦寧公時有亳王

亳博古字通

漢以後言者各異書序謂自契至于成湯八

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所謂先王卽帝告也

告與估響

古字通

此後至太戊皆居亳故曰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又曰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作盤庚自此至于紂不復言遷徙矣史記六國表序謂湯起于

雍州之亳此謂亳之近秦者也徐廣音義用說文舊訓謂京兆杜縣有亳亭貨殖傳謂湯止于睢陽之亳此謂亳之在宋者也卽左傳莊十二年御說所奔杜注云蒙縣西北有亳城者是殷本紀謂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此是史遷解書序亳殷二字謂盤庚之殷卽睢陽之亳地在大河東南故下云盤庚涉河南治亳又謂武乙始去亳都于河北班固漢志旣襲用貨殖傳說謂湯止于睢陽之亳于河南郡偃師下又注云尸鄉殷湯所都此則謂湯居成周時三亳之西亳矣鄭康成注尙書于湯及盤庚之居皆從班注謂偃師縣有湯亭商書商頌正義盤庚治于亳之殷地史記集解三其注三亳則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

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阜南轅轅西降谷也

商頌周晉書正義

初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于魯之居亳從班注謂在禹貢外方之

域嵩高之北

御覽一百五十五

于湯之居亳則引孟子與葛爲鄰之說

以折班鄭謂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

葛至東周尚存政朝于魯桓女于齊桓杜注云

在寧陵縣正義引應劭漢書注云陳留寧陵古葛伯國孟子康湯漢書注亦云寧陵之葛鄉即古葛伯國此世紀之所本也

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寧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

往耕童子飢食非其理也今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即湯都

也北亳在蒙即景亳湯所盟也河南偃師乃西亳盤庚所徙也

故立政篇曰三亳阪尹

見詩書正義及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五

是時竹書出豕謂

帝嚳居亳夏桀十五年商侯履亦遷于亳祖乙自相遷耿又遷

庇南庚自庇遷奄盤庚自奄遷殷此後至紂更不徙都此謂亳

與殷實兩地也同時杜預注左傳傅瓚注漢書互有同異杜氏

釋例云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

漢書郡國志注及商書正義

其

注景毫則云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

昭

傅氏漢書注與司馬彪

郡國志皆主亳都在宋之說東晉時梅氏進古文尙書其孔傳

多用世紀及王肅之注凡毫地皆不言所在惟于盤庚之涉河

注云爲此南渡河之事于太甲之居桐謂于桐墓立宮厥後裴

駟史記集解亦從世紀顏籀漢書集注獨從班注以世紀穀熟

之說爲不經孔穎達詩書正義皆並存之無所專適張守節史

記正義爲調劑之說謂湯始居南亳繼遷西亳盤庚亦居西亳

也趙宋以後林之奇書解從班注以商頌四方之極證之鄭樵

通志從史記

謂湯自秦亳遷于宋亳盤庚亦居宋亳

其秦亳以登幽阜望商邑證

之蔡沈書傳從世紀卽以孟子鄰葛之語證之也愚案解經者當取證于經以史紀傳注爲輔如佶與湯之居亳當從貨殖傳景亳之說當從世紀盤庚所遷當從書序紀年三亳之訓當從鄭注周鄭燕秦之亳書之三亳序之亳姑皆與魯湯盤庚之居無與魯湯未嘗居殷盤庚未嘗居亳也何者書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是湯之亳卽魯之亳矣貨殖傳謂湯止于宋之亳者亳在春秋時本宋邑兩漢三國皆以爲縣晉始省之并入蒙卽杜氏謂在蒙縣西北者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今亳在商

邱西北六十里葛在寧陵縣北十五里毫與葛相去止五十餘

里此湯居宋毫之一證矣左傳宋景公曰毫宗邑也

哀十四宋之

先君無都毫者宗邑之稱卽以湯爲言此湯居宋毫之二證矣

湯以後仲丁始遷都故太甲亦居毫左傳宋城皆以所向之地

名其門而北曰桐門

哀二十六

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卽世紀郡

國志所謂桐亭桐地矣在毫城東亦數十里卽孟子所謂放太

甲于桐者

詳見下

此湯居宋毫之三證矣湯自商邱遷毫孟子謂

湯地七十里左傳謂宋居商邱有舊墉及桑林之門呂覽謂武

王封成湯之後以奉桑林書大傳謂湯禱于桑林之社據此是

桑林亦商邱地名當卽在舊鄘之內其地自相土以來居之有

先人之廟社在焉湯必不捨之而遽徙居亳者遷于國之北境
猶武王之去豐遷鎬也此湯居宋亳之四證矣古法死于陵者
葬于陵死于澤者葬于澤惟齊之太公有五世反葬之說九原
之望亦止欲依賢自表非如後世堪輿家擇地術也劉向知韓
詩內傳徵陌湯冢之說未確故謂成湯無葬處皇覽冢墓篇謂
漢哀帝建平元年御史御長卿因案行水災得湯冢于濟陰薄
縣詳見孟子
湯墓說後杜氏左傳注傳贊漢書注裴氏史記注皆與皇
覽說同此湯居宋亳之五證矣此五證四見于經一見于紀傳
故曰倂與湯之居亳當從貨殖傳也景亳之命據竹書卽湯爲
方伯征韋顧之事時湯居宋亳韋在其西北一百餘里顧在其

北幾三百里杜氏謂景亳在鞏縣西南又謂或曰卽偃師此時
桀居河南鞏與偃師皆其畿甸湯會諸侯以征二國自當于其
近地連帥諸侯之師安有西去七八百里稱兵畿甸復東向北
伐往反千數百里以勞友邦之跋涉者乎故曰景亳之說當從
世紀謂之景亳者景大也卽宋亳矣

猶之曰大唐
大夏大漢

或云偃師有

景山故稱景亳不知景山之名所在多有不惟偃師景亳之稱

不必以山得名也

傳曰景霍以爲城則晉有景山詩云景山與
京則衛有景山詩經地理考引括地志云宋

州北五十里大蒙城卽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
爲名則是宋之亳地亦有景山矣此皆附會

盤庚之殷當從

書序竹書者邇徵古籍商邱偃師從無殷名惟河內之地舊稱
殷墟且尙書止云遷殷不云遷于亳殷書序之將治亳殷東廣

微據孔壁古文乃將始宅殷之訖

見書正義

自盤庚宅殷以後書序

亦不復言遷從此與竹書傳說尤爲召合蓋奄在淮夷之北在古大河東南殷在漳道之南在古大河西北竹書謂盤庚自奄遷于殷則書之涉河乃渡河而北非自北而南矣孔疏阿附傳義以束皙之言爲妄且謂韋字摩滅客或爲宅壁內之書治皆作亂無緣誤作始然壁書藏于孔鮒書序作于秦初東周後已有省古文束氏又精于鑒別獲覩殘編安見此序始字不誤訓作治至史記武乙始居河北之說于古書一無所徵竹書謂盤庚後更不徙都與書序實相應故曰盤庚所遷當從書序紀年也世紀謂周書之三毫二在梁其說實誤穀熟之地漢以前無

名此與蒙之亳城亦俱無阪險與舊辭不合且伊所謂南亳
周唐時雖名爲亳州實卽魯之舊國寰宇記所謂高辛城者也
貨殖傳正義曰亳今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
州城也寰宇記曰故高辛城在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自古相
傳魯嘗居此故世紀誤爲亳不知此辛也非亳也魯爲侯時是
辛及有天下居亳不得合而一之況辛之去葛尤不如亳地爲
近顏氏議其不經殆非過矣然則三亳之說惟鄭註可以徵信
左傳言晉與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杜注云鄭地郡國志曰漿
陽有薄亭此卽鄭氏所云東成皐者也漿陽與成皐比近阪卽
曹大家東征賦所謂看成皐之旋門者是已薛綜東京賦注云
旋門在成皐西南十數里阪形周屈南亳卽杜氏左傳注鞏縣

西南有湯亭者阪卽薛綜東京賦注所謂其阪十二曲將去復

還故名轅轅者也西亳卽鄭所云尸鄉湯亭阪卽太康地記所

謂偃師南有亳阪者一名曰鄂里阪也

地記見商書正義降谷乃偃師以西山谷之大

名書大傳謂隆谷者也

此三亳乃武王克商後遷殷民于洛邑使亳人之

舊歸文王者居險以尹之故三亳皆近洛邑若梁國之亳安得

有阪險乎故曰當從鄭注班氏謨解史記盤庚涉河南治亳一

語故以河南郡偃師縣之西亳當之宋林氏又引商頌以附會

其說不知河洛之有亳名始于成周商以前無之也河洛之無

殷名商周之所同漢晉時強以亳殷名之也詩頌主于鋪張不

必河洛始爲四方之極周詩之頌武王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豈錫京亦在河洛乎且殷武所以頌高宗高宗時已

都河北

紀年及晉地道記國語注水經注皆謂武丁居河內

于偃師固無與也近燕之毫

左傳以爲北土與肅慎同稱世紀謂是西夷國名

見正義

北土之

西卽秦所滅之蕩社毫王史贊所謂北殷也

見索隱

蓋燕在正北

肅慎在東北毫在西北其國當在涇水之北戰國時僭王內侵

至于杜水故秦人滅之杜之有毫亭徵之有湯冢以此此與成

湯無與史記謂湯起于此實亦誤耳通典又引武王升幽阜望

商邑以證之似商邑果在雍州者然考史記此文本于逸書度

邑其辭是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阜乃商郊地名史記引

作幽者古文幽與邠通邠與汾通名其邑則曰邠名其水則曰

汾猶鄆之作澧郤之作瀉也說文引爾雅西至于邠國作汭國
釋文引說文作汾國此史記所以誤汾作幽也襄邱邠國河內
乾谿皆有汾不必在晉者始曰汾已亳姑卽蒲姑此因薄之通轉而訛猶蒲
社古無言湯居此者故曰周秦燕鄭之亳及三亳亳姑皆與佶
湯盤庚之居無與也宋衷世本注謂契封商邱殷紀索隱世紀嘗駁
之御覽一百五十五賈逵謂商邱在漳水南鄭世家集解左傳釋例嘗駁之

關氏十三州記謂蕃在鄭西轡城

水經渭水注

予證以商頌周詩知

殷乃契之始封鄆與蕃實殷之異字矣

序謂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似前後十三遷矣然盤庚云不常
厥邑于今五邦是前已五遷湯之亳盤庚之殷不在數內故下

云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馬鄭等注五邦連亳殷計之實

非謂止十三遷者亦誤考契始居蕃見世本後封商見詩昭明居砥

石復遷商見世本相土居商邱見左傳子亥遷殷見紀年上甲徙司

馬見世本帝甲九年復居商邱見紀年湯居于亳見書序此序所謂

成湯八遷也後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見書序遷庇

南庚遷奄見竹書此序所謂盤庚五遷也統盤庚之遷殷計之前

後共十四遷

伐殷年月考

伐殷年月當從西漢以前舊說劉歆三統厯不足據也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書序曰十有一年武王伐

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泰誓三篇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此舊說之見于經史者也國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又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呂覽首時曰武王立十二月而渡盟津之事雖書一行曰庚辰引管子家語亦云十二年今管子書無此語此舊說之見于傳紀者也合此推之蓋王以十一年十月出師以十二月戊午日渡孟津以甲子日克紂序云一月者殷正之一月也殷以十二月爲正歲其制改正朔不改月名故史臣變文謂之一月猶詩云一之日矣國

語史記皆云二月管子呂覽皆云十二年者此周正之十二年
正歲之第二月也周制以十一月爲正歲亦改正不改月幽王
之時失閏者再仲秋朔食下移于十月之交東遷後不能匡正
且因之以頒朔諸侯故春秋所記較夏正多差兩月積久不返
時人習爲故常故謂勝殷在十二年二月究其實卽十一年季
冬也蓋舊說之無異如此新莽之時劉歆作三統厯以其統譜
推驗年月多有不符于是以序之一月戊午爲周正又牽就鴻
範十三祀之說謂王以十一年觀兵作太誓以十三年一月二
十八日渡孟津二月五日克紂又推求星度以國語之鶉火天
駟等說以實之又稱述前人所未經援引時人所未經聞見之

武成以證之後之學者見其以天象釋經遙遙數千年言如指

掌故翕然從焉而不辨其誤

班固賈逵韋昭王肅皆從其說餘者可知

自是乃有武

王十三年伐紂之說自是始有湯武改正朔並改時月之說太
誓一序分爲二事又謂十一年十三年是自文王受命改元起
數竟若確有可據者此師丹朱浮張衡杜預房喬諸人所以譏
其改易舊章增益年月差繆數百也晉太康初竹書出汲冢其
紀年篇皆用夏正謂武王以十年十一月觀兵于孟津以十一
年伐殷秋次于鮮原十一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從周師伐殷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姆野遂
分天之明封紂子祿父此與西漢前舊說皆符蓋克殷在十一

年季冬二十九日甲子王卽天子位封紂子祿父在十二年孟
春元日丙寅史臣欲著周正故以伐殷之事並屬之十二年辛
卯也東晉時梅氏獻古文尙書中有泰誓武成等篇與舊說迥
異與三統厯扶同謂大誓諸侯亦在十三年後之疑信者悉無
定論朱子亦嘗疑焉唐一行作大衍厯參取竹書易三統厯之
周正月辛卯朔爲庚寅朔謂王以十年夏正之十月戊子起師
以十一年周正之二月甲子克紂亦推求鶉火天駟等星度之
說以證之 本朝徐圖臣據竹書作天元厯理以書序武成之
一月爲十月之訛以泰誓之十三年爲大告武成後總序之綱
謂王以十一年十月三日伐殷以十一月五日甲子克紂亦推

求鶉火天駟等星度之說以證之是二者于舊說竹書及後出
古文均不合蓋欲兼通之因並失之此非竹書與舊說不合取
竹書而證以舊說又欲參以後出之武成篇此必不能合者也
洪嘗參考而博徵之俟後賢稽覽焉

紀年謂武王卽位之十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于津而還此
卽觀兵之謂也漢初必有傳此說者故三統麻竊之謂王以十
三年殷十一月戊子發師云殷十一月者欲取合日在析木等
語耳不知此乃夏正之十一月戊子非伐殷之日也王之伐殷
決于十一年之夏故周書籍謦武穆篇皆在夏四月竹書曰武
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秋次于鮮原言秋次于鮮原則師出

以夏明矣鮮原卽畢原

古音鮮近畢書之要皆大傳作鮮哲衛詩以鮮叶沈瀾大雅曰度其鮮原卽言

文王遷居畢程之事

此與周書將行大事乎商郊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

之說實合王處鮮原實歷三月至十月十二日戊申始發師蓋

征誅之事萬非得已躊躇顧慮久難自釋呂覽具備曰武王嘗

窮于畢程矣樂記賓牟賈問夫子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逮事也卽謂此

據竹書長曆是年十月丁酉朔十一月丁卯朔十二月丙申朔

冬至在十一月十八日甲申女二度王以十月十二日戊申發

師隨又勒兵竟上以待諸侯故國語曰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戊申之日日躔箕斗之間丁卯合朔日月會于斗之十九度

也迨諸侯畢至王乃以冬至之日有事于上帝底商之畢告于
皇天后土並卽約諸侯之師分路夾進使皆以季冬甲子案陳
商郊諸侯無不歡然用命助其祭事者樂記賓牟賈同夫子曰
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進之過而又久何
也曰久立于瀝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夾振之而驅伐盛威于
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逸書武賡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
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紀年曰冬十一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
蜀美擊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此之謂矣是日也晨星在日前
十四度而旂于虛虛者元枵之正宿也故國語曰星在天覆古
制軍行日三十里周去孟津千里自冬至次日乙酉進師故至

十二月二十三日戊午渡孟津大誓諸侯誓序曰惟十有一年
武王伐殷一月戊午渡盟津作大誓三篇周本紀曰武王卽位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此之謂也是日下距丙寅合
朔凡九日故傳曰月在天駟天駟房也丙寅合朔在營室五度
故戊午之夕月在房孟津至牧野四百餘里旣渡誓師乃更日
行八十里以赴期約至二十八日癸亥之夕遂至于牧野樂記
曰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荀子儒效曰選馬而
進朝食于戚莫宿于百泉厭旦于牧之野呂覽貴因曰武王伐
紂朝要甲子之期至鮪水天雨甚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國
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蓋鮪

水在孟津東北王既渡乃循河東上而疾行也夷則者七月之律王以七月訓師于鮮原民皆奮發今阻于雨而不能畢陳故太師吹夷則之律以振厲其初心而衆乃丕應也陳既畢而已爲次日甲子王來師中而誓衆矣故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逖矣一語卽因其疾行而愈勞之下文方是誓詞故又加王曰二字是日日在營室三度下距合朔止二日正當亥宮之末戌宮之前故國語曰當辰辰在戌上當辰謂將及于辰而尙未至也猶儀禮特牲饋食之所謂當事矣是月也在夏正爲武王十一年之十二月故書序紀年史記皆云十一年而史又曰十二

月也此商周以來史臣紀事之定法古雖改正朔不改時月也
在商正爲武王十二年歲首之月故書序曰一月戊午此史臣
之變文所以著一代之正朔也在周正爲武王十二年歲首之
第二月故紀年呂覽皆係之十二年而國語史記又謂之二月
也此因幽王之時失閏者再東遷後未能匡正積久不返遂並
疑古制已如是也其說雖殊而皆此季冬之月是在商周二正
皆屬十二年故國語曰歲在鶉火據長曆武乙元年爲超辰之
限自後皆寅年在未卯年在午午者鶉火之次也故國語云然
超辰詳見左傳說韓詩外傳
亦云武王伐紂軍分爲三

再案國語星度之說不得過泥劉向五紀論以術求之而星在

天龜一語不合李淳風麟德厯亦以術求之而歲在鶉火星在天龜二語均不合劉歆一行及徐氏以術求之皆合矣而三說不同與書序國語竹書史記亦不能盡合卽此可知其難據愚因漢晉以來諸信三統厯者實緣于此故亦據竹書長厯畧疏之如右

十三年伐紂之誤

劉歆三統厯古人謂其差繆數百非虛語也如伐紂一事國語書序史記皆云十一年而劉獨異此可疑者一書序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渡盟津作大誓而劉謂十一年渡河觀兵作大誓十三年一月戊午渡河伐紂一序也而分作兩事此可疑者二

漢初民間所獻偽秦誓亦然今見周本
紀大傳謂丙午還師卽克殷以後事 謂十一年十三年是自

文王受命之年起數似文王果有受命稱王改元之事者此可
疑者三周書紀年皆謂文王於受命專征之九年三月薨是武
王卽位之二年四月巳吉祭釋服矣劉謂十一年十月始再期
大祥此可疑者四樂記謂武王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
其位鄭注以商容爲殷禮樂官之退黜者史謂克殷後二年王
訪箕子以天道大傳謂武王十一年克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
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王因以封之箕子旣受周封不得無臣
禮故于十三祀來朝王因其來朝而問鴻範國語書序紀年謂
王以十二年正月封祿父出箕子釋囚散財四月以箕子歸經

理庶政明年遂訪于箕子此與洪範十三祀之說俱合惟三統
厯謂十三年克殷後以箕子歸卽問洪範此可疑者五逸周書
言商周改正易民之視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
自夏焉並無改時改月之說觀豳風七月之詩周禮正歲正月
之異孔子修春秋于月上書王左氏傳于王下增周此可知改
時改月乃平王東遷後顏朔之誤宣王以前無是也故夫子之
告顏淵有行夏時之訓孟子之論王政有歲十一月之說今劉
謂商周俱改月名其取證之武成等篇皆前人所未經援引時
人所未經聞見者顏師古阿附其說謂是今文尙書而伏生大
傳鄭氏書注又絕無一詞相類此可疑者六

三統厯之武成其
文見逸書世傳而

劉氏又少爲改竄以證其說故正義亦云僞作

漢代禮家之言最多稗說男子十六而

精始通王季賢父必無十二爲文王昏娶之理逸禮乃有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之說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五十年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此皆經之確然可信者文王世子篇乃有夢帝錫齡文王九十七而終之說劉歆據之援以證厥此可疑者七東晉梅氏所上秦誓武成等篇多同劉說獨謂秦誓亦作于十三年與劉說不同使此果是壁中真書劉歆繼其父職天祿校書舊請以古文尙書建立于學此書劉氏不應未見乃三統厯旣分一序爲二事又止引洪範十三祀一語以證其言而十三年大會之文反遇而不錄此可疑者

八一事耳已如是之不協其是謬可知

農用八政

政所以理民而民以農爲本故凡政之興替起于農八者其大綱也由此而推之百度惟貞矣一曰食九穀百穀食之經葵盛雖寢食之佐洗膳用酒乾饌無愆食之禮因此有園圃虞衡藪牧燕享之政二曰貨鑄耜資于金木春爨資于釜臼桑麻以作絲枲交易以通有無因此有百工九府嬪婦商賈之政三曰祀八蜡作于伊耆祈報始于上古因此有郊社廟享之制四曰司墾授田里而辨井牧作溝洫以防水旱因此有城池涂軌之制五曰司徒教稼穡趨耕耨均賦役興賢能因此有賦稅學校冠

婚喪紀之制六曰司寇野刑則上功糾力鄉刑則上德糾孝因
此有三典三刺八辟八成之法七曰賓比鄰治而朋酒饗行藝
著而鄉飲興因此有朝聘饗射餼遺賀弔之禮八曰師四邱爲
甸出長轂一乘十里爲成出革車一乘因此有四時田獵之制
司馬九伐之法

五紀傳文簡有脫誤

五紀卽堯舜以來相傳之脉數乃授時之大經當紂失甲子之
後豈是但舉其目卽可明其義者蘇長公謂王省惟歲以下當
是此處脫簡此說最是但庶民惟星一段當在師尹惟日後歲
月日兩節前于義方洽益省字貫下四句歲卽節朔所謂履端

于始也月即中氣所謂舉正于中也日即滅没所謂歸餘于終也星即中星所謂鳥火虛昴也王省者董其成即欽若昊天允釐百工之義省月省日者分其治即百工惟時撫于五辰之義庶民省星者驗其候即張中種穀虛中種麥之義星有好風六句言農家占驗皆在于星日月不循其軌則風雨或為災也孫日宿在箕壁翼軫風起之日也漢志謂月歲月日五句謂厯數得則庶績咸熙日月歲五句謂厯數失則四海困窮也

傳記注疏言周事多誤

漢唐諸儒言周事多誤此因經籍散亡

三易佚連山歸藏書百篇傳二十八商頌十二

篇傳五周官經六篇缺一儀禮五十六篇傳十七

古文廢墜

秦作小篆隸書而科斗文廢漢時古文秘藏于中罕

得見者魏初傳古文者邯鄲淳

一經而異說者數家

書有伏孔歐陽大小

正始三字石經又轉失淳法

夏侯詩有齊魯

一篇而作偽者叠出

如秦誓有河內女子張霸梅顒之異武成伊訓始見

韓毛之類是

三統歷仲虺之語五子之歌始見考王世紀大禹謨允征等篇始出東晉此皆劉歆王肅偽撰而梅氏續成之者

擇焉

不精故言之多抵忤也如文王壽本百歲立五十年受殷王命得專征伐九年而卒詩書孟子皆有明文漢唐乃謂文王年九十七受天命改元稱王且僭郊祀此言文王之事誤也武王十一年仲冬伐殷十二年孟春即天子位見書序竹書管子呂覽者甚著漢儒乃謂武王以立之二年觀兵四年伐紂通文王受命改元之九年計之爲十三年此言武王之事誤也許慎五經異義雖周五經然否論引古文書說皆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

三史記晉世家用伏生書傳之說乃謂武王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此言成王之事誤也

異義見公羊傳疏然否論見通鑑外紀書傳見詩經正義強葆作襁褓

古制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此三代之通制也不惟成周惟是成王三年公雖歸政王因風雷彰德深悟周公之忠且是年王甫十六武庚之黨奄夷未平多方未靖王自恐家之多難無德以堪故仍命周公攝行政事公因國危主少亦不得不承受王命以終成文武之德誕保受命故每日聽政仍隨成王踐自阼階負扆而立于王後相成王以決庶政也書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逸書明堂曰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尹天下弭亂六年天下大治此之謂

已允保卽謂三年後仍攝政也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十六在幼弱之間也未能踐天子之位卽洛誥弗敢基命意尹天下並見左傳明堂位改作治
今本周書作君天下殊誤 此在古人實爲變禮聖人處變之

權與伊尹之放太甲心同而事異周末陋儒不達其義改易周書之文謂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尸佼等亦謂周公踐東宮假爲天子新莽時又僞作嘉禾逸文有假王蒞政之語鄭康成書禮等注用其說禮記正義又云令成王且在學公自踐阼何紕繆乃爾此言周公之事誤也

金縢本義

金縢一篇記武王崩後成王元年二年事也因王感風雷之變得金縢之書悔悟迎公故並前此之事詳細記之所以著周公

之忠聲管叔之罪以見公之東征致辟王之命公攝政七年者
有由然也金縢之匱卽藏三兆頌辭冊書處武王之疾公以冊
祝于三王所以身代卜之得吉兆啟匱視兆頌之辭亦吉公乃
自豐郊之壇歸于鎬京諸吏偶未檢點乃將公禱祝之冊與兆
書同納匱中故成王二年將卜天變于匱中得此祝冊感悟公
之忠于王室而迎公也蔡氏書傳說此最確惟謂迎公後又東
征三年其言少誤

武王崩後卽書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此與孟子云管
叔以殷畔皆重罪首惡之辭也蓋首先叛周者武庚而使之叛
周者管叔他如蔡叔蒲姑奄徐荆楚之屬皆附從管叔者霍叔

及獻民七族六族多士尹民皆脅從武庚者武庚初非處心積
慮思復舊宇急父仇而謀出于叛也爲管叔所愚耳左傳曰管
蔡啟商惑間王室逸周書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
及熊盈以略

略卽以過亂畧之
畧謂謀爲亂也

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竹書

曰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周公出居于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
夷入于邳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
師滅殷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
大誥此皆傳信之辭可以參證蓋管叔者公之兄也公爲冢宰
制政于內康叔聘季皆爲正卿而叔止叔處河東監茲殷孽當
武王未崩之日必已憤鬱于中言之蔡叔蔡有同憾遂與之憤

此亂之所由始也及武王既崩太子幼弱準以殷人篤母弟之

法叔未必無觀餽之心乃公惟輔相僑子攝政于朝叔益衡之

遂流播誣言謂公與武庚將作亂叛周公爲內應

此卽當日之流言見周本

紀及衛世家

更陰結蒲姑奄徐之屬使奄君勸武庚舉事

見書大使計將

以此傾公使武庚必出于叛以實其流言可以從中觀釁也

疏言

殷將叛則周必防之而嫌疑叠出此陰迫以叛也奄君

及成王

蒲姑之勸此明誘以叛也故孟子曰以殷左傳曰啟商

元年秋武庚果叛周公果去管叔自矜得計遂于二年不奉王

命竟遣淮夷徐戎寇魯入費託名討叛而不伐武庚先于公之

封國逞其私憤于是叔之逆迹始彰著矣故序曰三監及淮夷

不奉王命而稱兵不討武庚而伐魯非叛而何

王旣知罪在

管叔此時疑公之心大半消釋公因爲詩以貽王欲王及時討
亂而造周也迨風雷示警悔泣逆公公乃卽奉王命大合諸侯
之師伐殷討罪逸書作雒曰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
潰降辟三叔此之謂也蓋作師旅卽在二年逆公後殷潰降辟
征熊盈族十有七國皆在三年矣

我之弗辟辟字從馬注鄭注解作避字爲是居東二字古無確

解墨子云辭三公東處于商蓋耕柱篇越絕書云辭位出巡狩于

邊蔡邕琴操謂奔魯而死馬注鄭注謂避居東都釋文鄭又謂居

東國幽詩正義王肅注云居東洛書正義僞孔傳謂卽東征蔡傳謂居

國之東僞申公詩說謂避居于魯諸說惟蔡傳近是以經文證

之東乃東山卽詩之我徂東山是也東山雖不可確知其地而雍州之東至華山去鎬京二百餘里公之居東當在此地所謂處于竟上待罪以須君之察已也蔡傳云居國之東亦卽此義我徂云者言其始出謂元年秋也我來云者言其旣歸卽二年秋也古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周公雖出居于東猶有師旅之衛故公于歸時勞此軍士公之此出實閱三秋二年王雖親逆公見王于郊卽往東征未嘗返國及三年殷潰降辟討及熊盈始振旅歸鎬故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序亦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蓋諱言公之居東故悉以東征三年統之其實居東始元年之秋終二年之秋東征始二年之冬終三年之夏至

三年秋便歸于鎬矣

見竹書

朱子詩傳雖用孔傳偽說其晚年與

蔡九峯手帖謂當從鄭注且悔前與董氏書從古注之誤故蔡

氏金縢書傳多用鄭說詩傳必時已刊行未及改易耳

周書之又作師

旅謂前已偃武今復以牙璋起諸侯之師共討叛也諸侯即大誥之多邦友邦也

秦漢以來傳此事者多誤蒙恬伏生之說魯衛世家悉載之

強祿擲瓜奔楚反公之說出子蒙恬今見列傳管蔡疑周公為亂周公卒後始有風雷之警新迎二句是改葬周公命魯郊祭本于伏生今見集本尚書大傳及漢書梅福張興周舉傳注又謂弗辟是不避居攝之位

位居東即東征罪人斯得是已得武庚管叔此皆古文家舊

說也

班固謂史記載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班固以周公東征為三公出巡巡職

黜陟

見白虎通義

鄭注以罪人為周公之黨屬

見詩疏

偽孔傳以弟

辟之辟爲降辟三叔昔人嘗疑而駁之不具論

奄人未嘗屢叛

奄人止成王初年與淮夷叛周至成王十二年周公誅武庚管叔
後始移師伐之大傳所謂周公攝政三年踐奄鄭注所謂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也

見正義

至四年成王又親征之遂滅

奄五年春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遂歸于宗周命殷民遷于
洛作多方竹書曰成王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
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此與
周書多方多士及書序之文皆相應後出孔傳謂成王卽政奄
人又叛多士之昔朕來自奄是周公二年伐奄事殊誤孟子曰

周公相武王誅紂言有天下之始也伐奄三年討其君言用兵
戡亂之終也蓋自伐奄後周公不復用兵矣

多方多士召誥洛誥說

多方乃成王五年事多士召誥洛誥乃成王七年事四篇事本
相因舊說多誤胡氏宏謂多方當在多士前蘇長公謂康誥篇

首四十八字乃洛誥之脫簡此于經文事實最合蓋多方是成
王五年王歸自奄命殷民遷洛誥誡之詞故篇內云五年五祀
是時東都雖未作而武王于克殷後已升汾望邑規擬營度有
都洛之心

見逸書
史記

故左傳曰武王遷九鼎于洛邑及周公既奉

王命遷殷民于此隨又營定下都成周之地蓋公成武王之志

知漚西之地將以建都邑朝諸侯不可令殷民充斥故于漚水
之東又營爲下都以居殷庶也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五年營
成周竹書紀年曰成王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此之謂
也洛邑云者卽本武王之度邑爲訶營之云者止規擬相度耳
至成王七年欲竟成之故二月二十一日乙未王以其事告廟
命召公先往相宅三月五日召公至洛卜定王城之位越三日
庚戌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攻五日而位成時三月之十一日
也十二日乙卯周公亦至于洛備觀召公所營定之位卜之而
果吉又卜五年所營成周之位亦吉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漚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漚水東亦惟洛食卽此事

洛誥之大相卽
召誥之達觀

二卜並吉故十四日用牲于郊十五日社于新邑此因王城郊社之位召公業已攻成故今分日祭告而釁成之也至明日十

六乃又以庶殷攻位于成周洛誥脫簡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

公初基者是其事也

梅書孔傳謂此初基即召公攻位洛汭之事大誤洛汭之位于三月十一日已成明

曰周公始至則王城之位非周公十六日成之可知至于大興功作又在二十一日甲子後則十六日之初基非興作又可知益下都之地周公向止規擬未卜其位召公至洛又止攻洛汭王城之位而未及下都後周公繼至于十二日既並卜之矣甲子以後庶殷丕作且並築二城其下都之位究不知于何日攻成則脫簡十六日之初基其即謂下都可見召誥洛誥二篇多互文見義未可以越七日
成周之位當亦四五日而成既成遂上畧此一段遂妄疑之

自王城遷殷民于此而作多士多士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

士紀年曰七年三月召公如洛度邑甲子周公誥多士于成周
遂城東都然則公之誥多士卽在三月二十一日甲子矣甲子
以後乃大築二城召誥曰甲子周公乃朝用誓命庶殷侯甸男
邦伯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洛誥脫簡曰乃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此卽言大
築二城之事矣考案四篇文義及周秦以前之書說皆無異後
人自亂之耳

比事臣我宗多遜

蔡傳解多士篇用吳才老禪傳之說與經文事義甚合惟解比
事臣我宗多遜句猶牽就僞傳未見實迹予謂此句亦指已能

者言比者近也我宗卽周公召公也多遜卽指其攻定二城之位也下節時命有申謂前已命之遷洛今復申此命使遷成周耳書序成周旣成一語是言其位成非城郭旣建也蔡傳以此語爲繆未確

洛誥本義

洛誥一篇昔人多苦難解蘇長公書傳謂首簡四十八字脫在康誥前朱子書說陳氏書傳櫟謂罔不若時及戊辰下亦有脫

誤其說最是蓋王于七年春命周公作洛邑二月乙未告廟命召公先往相宅公于三月乙卯亦至洛達觀而枚卜之皆吉至十六日初基後遂以二城之圖及吉卜之頌使人獻之于王王

得圖卜亦使人以秬鬯二卣報公計鎬洛相去七百里倅來當
在四月此時庶殷既已丕作周公咸勤于是公留召公監其事
而已將復命于王脫簡曰乃洪大誥治此卽公于咸勤之後乃
行歸于周以洪大之謨誥王以自時中乂也召公因公之歸取
庶邦之幣因以陳戒于王旅王若公以下卽其辭史臣紀之是
爲召誥庶邦冢君卽侯甸男邦伯
之率民卽工大會于洛者公旣至鎬復命王所乃述言
其至洛之日及卜洛之事方說及獻圖獻卜其語未畢而王卽
拜謝之求公之誨言于是公乃陳告戒辭謂王當自往新邑惇
叙典禮視功識享以正百工朝諸侯又明其不能同往欲從此
退老之意王見公有退志且言叙禮之事于是卽以制禮留公

言公欲予小子揚文武烈和四方民以咸秩禮事予謂惟公德
堪此若予小子惟夙夜兢祀而已此後惟仰賴公功罔不若此
時之篤斐也此上皆公與王在周京誥答之辭其時當在夏之
四五月王曰公予小子其退以下乃王至東都朝諸侯于明堂
祭畢將歸以制禮之事留公于洛謂四方皆已迪治未能定宗
守之禮亦未能教公之功惟公理我後事監我百工保文武受
命之民成其治以爲我輔也及將行又曰公定予往已惟公所
作之事四方無不敬奉樂從者公必無退老以困我哉我惟無
斁于公之康事公肯制禮而勿替其型四方其庶以世享矣此
因公明農叙禮之言王復編詞留公且命以制禮也公因王之

諄留乃許以不退王命予來四句卽述言三年以後仍命公攝政之事此與上王如弗敢基命定命二句相應蓋允與承皆繼續之義梁闢三年之攝政所以保天命也三年後仍復攝政故曰允保曰承保也孺子來相宅七句謂王之來東都朝諸侯也此皆言其已然子曰以多子六句此許王以留洛制禮也制禮言多子御事者周官卽周禮禮必在官者奉行言答其師者天下既定衆皆觀望制度制禮所以答之也仲來茲殷以下此因王言未敘公功故述前日秬鬯之賜過于優寵遂祝王以萬年使殷民永懷王德也戊辰以下乃史臣記事之辭按長曆是年三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月二十

九日閏七月

十二月晦日皆戊辰庶殷之丕作在三月二十一日

甲子城郭朝廟宮室廬舍當厯數月工始竣然後王如東都劉

歆三統麻鄭注偽傳皆以此戊辰爲周正十二月之晦日

卽夏正十月

月之二十九日也

劉謂王以此日在新邑烝祭告周公後鄭謂王以此

日在新邑烝祭以周正歲首之朔日巳巳

謂夏正之十一月朔周正成王八年之正

歲首日也

用二特牛祫祭文武告封周公之後偽傳謂王以此日至

新邑以明月周之正歲烝祭于文武告封周公後蔡傳以此十

二月戊辰爲夏正謂王以此日烝祭于文武告周公留後治洛

又留洛七年淇案商周改正不改月諸言周正者皆誤周禮烝

以仲冬祫祭七廟牲用太牢今謂烝在孟冬季冬之晦止祭文

武用特牛亦誤魯之始封不在成王時則蔡傳已辨之矣蓋此篇罔不若時下實有脫簡脫去王如東都朝諸侯祭廟等事故伏生洛誥傳有諸侯助祭之文毛詩序亦言之戊辰上亦脫某月字王在新邑乃王至新是之訛蒸祭歲者謂王之祭廟在周之正歲也必脫簡止言祭也廟或有日無月又謂王以特牛祭于文武告周公留後制禮此在十有二月又統記之曰凡此皆在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蔡傳謂周公又留洛七年亦誤大傳竹書皆謂七年致政三年後周公老于豷

此時東都新作成王始蒞明堂朝諸侯故曰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此次之朝諸侯卽逸書禮記所載明堂位也

召公

經典釋文謂武王封黃帝之後于薊卽召公封燕事顧氏日知錄從其說非是燕乃燕山在今玉田縣薊乃薊邱在今宛平縣地之相去幾三百里不得因燕之後人并薊而遷都之遂以召公爲黃帝後周書蔡公篇王曰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韓詩外傳曰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夫穆王稱之曰祖召公稱文王曰先君此其世次可知古史考謂是周之支族論衡謂是周公之兄壽百八十歲風俗通云召公壽百九十餘歲帝王世紀謂召公是文王之子竹書紀年云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以年數計之召公壽應百五

十餘蓋周公之庶兄也

畢公

畢命之說書序及三統歷文皆殘缺不可強解後出尙書謂是
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事其呼畢公曰父師最爲奇突案左傳
公爲文王子武王弟公于康王乃祖屬也祭公于穆王爲祖列
故穆王呼曰祖蔡公晉文侯于平王爲父列故平王呼曰父義
和微子呼箕子爲父師亦因微爲紂兄箕爲諸父也蓋凡父字
在上皆是親屬父字在下其義同甫始是尊美之稱

如尙父仲父伯夷父

仲山父之類

畢公之稱父其何謂乎且世閱三紀經數聖之化猶然

怙侈滅義耶公于周家爲老成親則祖屬王不能咨諏善道設

誠而力行之而反諄諄然教誨之乎

蚩尤

書曰蚩尤爲始作亂史記引湯征曰蚩尤與其大夫作亂馬季長書注云蚩尤九黎君名鄭康成書注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應劭漢書注云蚩尤古天子郭璞山海經注云蚩尤卽炎帝愚案逸書嘗麥云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臨四方黃庭堅謂四方乃西字之訛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道赤帝大懼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又史記篇曰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智士寒心徙居公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管子地數曰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

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水出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而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孫子行軍曰凡此四軍之和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魏武帝

注云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者文子上義曰赤帝爲火

災故黃帝禽之山海經以蚩尤死處爲凶犁之邱國語韋注以

九黎爲蚩尤之後

見書疏
今注無

宋忠世本注以蚩尤爲神農臣合諸

說推之蓋蚩尤本神農氏末帝之諸侯

尸子呂覽皆曰神農氏
十七世而有天下其末

帝則班固曰參
盧世紀曰榆罔

國于黎者入爲上卿復出爲二伯貪鄙無厭

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庶
人謂衆人非庶民之謂矣

并兼諸侯康成所謂霸天下者此

也追後逐帝涿鹿僭號登封故曰古天子曰赤帝曰炎帝也

史記

封禪書神農後別有炎帝
即蚩尤之僭號見路史

由此悟大戴記所謂黃帝與赤帝戰

于阪泉之野者赤帝即是蚩尤蚩尤本亦神農之後

見陰經
遞甲

故

逐帝自立仍曰赤帝炎帝也史遷作五帝本紀謂黃帝先伐炎

帝于阪泉後伐蚩尤于涿鹿誤矣阪泉涿鹿本是一地

太康地
記曰阪

泉在涿鹿城東括地志曰二地
皆在瀋州今保安懷來縣地也

且蚩尤逐炎帝時炎帝方就黃

帝而謀若因其危而擠之古何以稱黃帝乎統觀諸說是黃帝

之有天下實取之蚩尤非取之末帝參盧也

書緯以三苗為蚩
尤見漢書張衡傳

此因九黎是蚩尤後三苗是九黎後故以其祖之名氏之又黃
帝六相中別有蚩尤為當時之官見管子此即兄弟九人中之

善者其子孫即少昊時之
九黎顓頊時之火正黎也

書序殘缺淆亂

司馬子長劉子駿班孟堅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皆謂書序是
孔子作朱晦庵蔡九峯謂是周秦間低手人作有與經文相戾
者非孔子作甚明洪案書序乃周末經師解釋篇目轉相稱述
著于簡冊者伏生遭秦滅學并藏壁中漢興求之朽折散絕亡
數十篇止得經文二十八篇序又一篇卽史記漢書所謂得二
十九篇者是也王充傳瓚謂當時以二十八篇象列宿其一象
北斗見論衡正說篇蓋其一卽書序也簡出壁中不能無殘缺
漢書劉歆傳注如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洛誥之首簡脫
在康誥前五紀之傳文辭在庶徵後皆是則序亦可知不然
如伯禽唐誥並見左氏春秋縱使孔子刪書何敢去魯之策俞
故書緯謂古書三千四百二十篇孔子刪之存百二十篇緯說

固不足憑而百二十篇之說可信也趙岐孟子注亦云古書百

二十篇

緯說見書序正義引鄭康成書論

揚雄法言始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

此就序之殘缺者爲言其實不止于此

詩三百五篇而孔子曰詩三百班氏之言或亦

止舉成數然伏生所傳序文僅此百篇矣

至其次第之淆亂史記僞傳及馬鄭之注

人各不同必從一人之說依次訓之古事必多乖舛故康誥多

方成王政昔人已疑而辨之而其實當釐正者不止于此如夏

社一篇當從史記殷本紀在典寶之後咸有一德當從史記及

鄭氏注在湯誥之後史有大戊而無伊陟盤庚三篇謂作于小

辛之時此則與鄭注梅書舛異焉洪範當如鄭說次于武成

史記

分器

旅巢命當從紀年次于洪範康誥當次于分器酒誥當次

手旅癸成王之時當首金縢大誥次之其後則微子之命梓材
無逸君奭成王征將蒲姑多方多士召誥洛誥立政周官蔡仲
之命賄賄慎之命歸不嘉禾君陳亳姑至顧命而成王之書終
矣賈誓雖成王時書乃侯國之作當如梅傳前于秦誓早當者
之古籍爲詮次之謹著于後

考成湯伐桀敗之鳴條桀奔三陂湯師從之始放桀南巢夏社
是放桀以後屋夏社時所作序文明云湯既勝夏則此在典寶
之後可知成有一德禮記緇衣篇引之作尹吉尹吉者尹告也
鄭注謂卽此篇其言似確蓋湯卽天子位後伊尹陳納戒辭欲
君相一心永保天命之意史記及馬鄭皆以此次于湯誥後自

不可易武王以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甲子勝殷十二年正月立紂子祿父夏四月以箕子歸遂經理庶政此下距十三年止數月耳王于是而訪洪範未爲遲滯故曰洪範當如鄭說至分器之時王乃封箕子于朝鮮矣竹書紀年曰十三年巢伯來賓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據此則旅巢命在洪範之後分器之前又可知康誥當次分器者康誥一篇皆武王之言故胡氏宏朱氏熹蔡氏沈金氏履皆以爲武王時書班固白虎通以康爲采馬融尙書注以康爲國宋衷世本注王肅尙書注皆謂叔自畿內之康徙封衛今按通篇文義皆是武王誥以明德慎罰之辭是益大封之時王封之于康使爲司寇之語也所謂東土

卽指康已故曰當次分器酒誥當次旅獒者周有天下西戎入
貢舊說皆謂在十三四年紀年曰十五年初狩方岳誥于沫邑
今酒誥曰叨大命于妹邦後又曰晝執拘以歸于周據此則酒
誥一篇明是十五年王狩至沫命司寇封誥誡之辭觀執拘歸
周一言其情事尤合故曰當次旅獒成王之世當首金縢者武
王旣喪三叔流言成王元年武庚果叛公出居東明年王啟書
悔悟出郊親迎史臣述其事作金縢王雖逆公公不卽歸乃承
王命征武庚作大誥此成王二年事也武庚旣誅王乃命微子
爲上公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梓材左傳曰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封于殷虛逸周書曰俘殷獻民遷于九畢

俾康叔宇于殷竹書曰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于

衛卽謂此

梓材篇多錯簡王啟監至監罔攸辟一段及今王惟曰以下皆臣告君之辭簡錯于此餘乃詰康叔之言

欲其慎刑並撫此七族也

初周公東征必召公太公攝冢宰事及此年公歸

王已釋服親政公因作無逸以戒之戒必嚴于初服故詳序三

宗文王享國之年及殷後王不克永年之故欲王之勤政以久

立也王見公歸自懼家之多難無德以堪仍命公攝行王政公

因奄夷未靖多方未寧主少國危遂承受王命仍踐阼負扆立

相于後召公以爲非禮之宜欲自引退公明其義以留之作君

奭此皆成王三年事也

序云召公不說實因三年之允保非禮之宜故欲自引退若成王梁闇時冢宰

攝政乃古人定制何不悅之有說見燕世家

四年王師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鄭